

書名 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
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清
張竹坡 評
卷 冊二十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49
編號 D8644800

全像金瓶梅 冊二十四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彭城張竹坡批評

第一奇書

玩花書屋藏板

科2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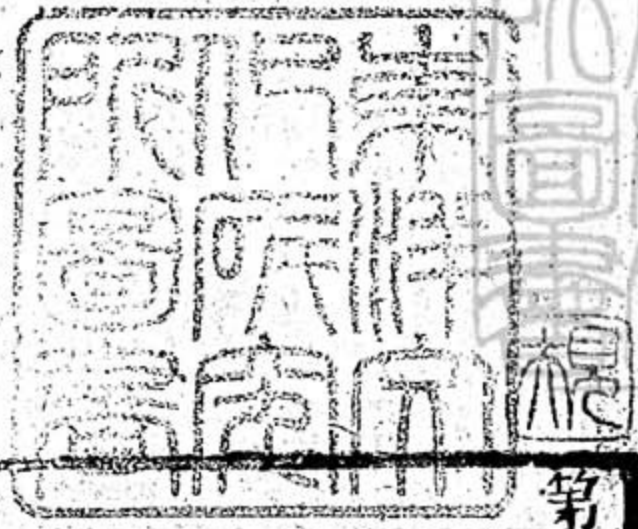
金瓶梅

和
2972
(29)



双紅堂
小説
49(24)

二十四



第九十六回



此回乃一部翻案之筆點睛處也向日寫瓶兒寫金蓮等人
 今皆一一散去使不寫春梅一尋舊游則如水流去而無滌
 迴之致雪飄落而無迴風之花何以謂之文筆也哉今看他
 亦且不寫敬濟到府先又插入春梅一重游便使千古傷心
 一朝得意俱迥然言表是好稱手文字是好結局不致一味
 敗壞又見此成彼敗興亡靡定真是與殺人嘆殺人
 此後敬濟人存而春梅與月娘離矣故此回寫重游然于游
 自己之故宮與金蓮之舊館串入敬濟便有無限傷心之處
 不持泛泛一筆寫其相思之無味也寫楊光彥又為敬濟之
 交游十弟兄一描總之作者深恨交游之假而作此書故此

科2972

(24)

回又從吳典恩串出以深惡痛絕立下方結出二搗鬼以為我親兄弟放声大哭也。

此回葉道相面單結敬濟蓋上回水鑑為衆人一描後回卜龜又一描方將衆人全收去夫既遮七掩七將敬濟隱于西門慶文中則不必急為敬濟結束今既放手寫敬濟是用于將到守備府中即為之照水鑑卜龜一樣結束以便下文一放一收而便結也。

此回作者極寫人生聚難而散易偶有散而復聚聚而復散無限悲傷與感之意故特寫春梅既去復尋舊遊適然相遇同千古奇逢亦千古之春梅念舊主人而掛錢請酒之出于自然而然也。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遊舊家池館

光彥作當面豺狼

詞曰

人生千古傷心事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髻堆雅江州司馬青衫淚濕想在天涯

右調青衫濕

話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春梅和周守備說了備一張祭桌四樣羹果一罈南酒差家人周仁送與吳月娘一者是西門慶三週年情變幻有淚令人何處酒二者是孝哥兒生日月娘收了禮物打發來人帕一方銀三錢這邊連忙就使玳

安兒穿青衣具請書見請去上寫着

重承厚禮感七即刻舍具菲酌奉酬

典儀仰希

高軒俯臨不外幸甚

西門吳氏端肅拜請

大德周老夫人 姓次

春梅看了到日中纔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故珠環子
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麒麟袍兒翠藍十樣錦百花裙玉珥瑞禁
步束着金帶坐着四人大轎青段銷金轎衣軍牢執藤棍喝道家
人伴當跟隨抬着衣箱後邊兩頂家人媳婦小轎兒緊七跟隨極
寫吳月娘這邊請了吳大娘子相陪又叫了兩個唱的彈唱聽見

春梅來到月娘亦盛裝綉素打扮頭上五梁冠兒戴着稀七几件
金翠首飾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段子裙今昔生悔與大娘子迎接至

前所春梅大轎子抬至儀門首纔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又是如此

插到于所上敘禮向月娘插燭也似拜下去月娘連忙答禮相見

說道向日有累姐七費心相尺頭又不肯受今又重承厚禮祭桌

感激不盡春梅道惶恐家官府沒甚麼這些微禮表意而已一向

要請奶七過去家官府不時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七你

是几時好日子我只到那日買禮看姐七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

四月廿五日醜絕月娘道月娘奴到那日已定去兩個敘禮畢春梅務

要把月娘讓起受了兩禮醜絕然後吳大娘子相見亦还下礼去
春梅道你看大娘子又没正經一手扶起受礼所以罵申二姐必



今此時大妗子再三不肯止受了半禮一面讓上坐月娘和大妗
滿足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丫環養娘都來參見春梅見了奶子
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吳月娘道小大哥還不來與姐七磕個頭兒
謝七姐七醜今日來與你做生日那孝哥兒真個和如意兒身來
與春梅唱嗒月娘道好小廝不與姐七磕頭只唱嗒那春梅連忙
向袖中摸出一方錦手帕一副金八吉祥兒叫替他擦帽兒上月
娘道又叫姐七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五奶子來見磕頭春梅與
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醜月與了奶子兩枝銀花兒月娘道姐七
你還不知奶子與了來與兒做媳婦兒了來與兒那媳婦害病沒
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倒也好餘一面丫鬟擎茶上來吃了
茶月娘說請姐七後邊明間內坐罷這客位內冷春梅來後邊西

門慶靈前又早點起燈燭擺下桌面祭禮春梅燒了香落了凡點
眼淚直照出然後周圍設放圍屏火炉内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

門時

桌席擺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希奇果品絕品芽茶月娘和火

妗子陪着吃了茶讓春梅進上房裡換衣裳脫了上面袍兒家人

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絲遍地錦粧花襖兒紫丁香
色遍地金裙總照在月娘房中坐着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哥兒

出門

好麼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裡走七春梅道不是也帶他與奶七磕

磕頭他爺說天氣寒冷怕風冒着他七又不肯在房裡只要那當

直的抱出來所上外边走有敬濟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吳月娘

在心

道你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個奶子輪番看他也罷

了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子也設了



也是你裙帶上的福直照前說他孫二娘還有位姐兒几歲兒了

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交生四歲俺這個叫金哥月娘

道說他周翁身邊還有兩位房裡姐兒春梅道是兩個學彈唱的

了頭子都有十六七歲成日淘氣在那裡語犯月娘道他爺也常

往他身邊去不去厚臉春梅道奶七他那裡得工夫在家多在外

少在裡對西門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發朝廷勅書上又叫他兼

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提督盜賊操練人馬當不時往

外出巡几遭好不幸苦哩說畢小玉又拏茶來吃了春梅向月娘

說奶七你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走本意真是月娘道

我的姐七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自從你爹下世没人收拾他

如今丟搭的破零七的石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俺等閒也不去



了春梅道不妨奴就往俺娘那邊看七去這月娘強不過只得叫

小玉拿花園門山子門鑰匙開開了門月娘大始了陪春梅到裡

邊遊看了半日但見

垣墻欹損臺榭歪斜兩邊畫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山前

怪石遭塌毀不顯巖岫亭內涼床被滲漏已無惟檔石洞口蛛

絲結網魚池內蝦蟆成羣狐狸常睡臥雲亭黃鼠往來藏春間

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盡日有雲來有十九回一賦理應

春梅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去着些折桌壞檯破

椅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長的荒七的先出瓶兒方來到他

娘這邊樓上還堆着些生藥香料下邊他娘房裡止有兩座厨櫃

三娘嫁人賠了俺三娘去了月娘走到跟前說因你爹在日將他帶來那張八步床賠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却把你娘這張床賠了他嫁人去了春梅道我聽見大姐死了說你老人家把床還招的來家了如此照出可知金針之密月娘道那床沒錢使只賣了八兩銀子打發縣中皂隸都使了春梅所言点了點頭見那星眼中露不的酸七的口內不言心下暗道想着俺娘那咱爭強不伏弱的問爹要買了這張床照應我寔承望要回了這張床去也做他老人家一念兒不想又與了人去了驟不的心下慘切午夜清鐘又問月娘俺六娘那張螺何床怎的不見月娘道一言難盡自從你爹下世日逐只有出去的沒有進來的常言家無營活計不怕斗量金也見家中沒盤纏抬出去交人賣了春梅問賣了多少銀子月娘道



止賣了三十五兩銀子春梅道可惜了那張床當初我所見爹說值六十多兩銀子只賣這些兒早知你老人家打發我到與你老人家三四兩銀子要了也罷又找瓶兒筆有連環之勢月娘道好姐七人那有早知道的一面嘆息了半日只見人家忙七走來接說爺請奶七早些來家哥兒哥奶七哭裡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來月娘叫小玉鎖了花園門同來到後邊明間內又早屏開孔雀簾控鮫綃擺下酒筵兩個妓女銀箏琵琶在旁彈唱吳月娘遞酒安席安春梅上坐此醜絕正是春梅不肯務必拉大娘子同他一處坐約月娘下陪月娘由位筵前遞了酒湯飯點心割切上席春梅叫家人周仁賞了厨子三錢銀子說不盡盤堆異品酒泛金波當下傳杯換盞吃至日色將落時分只見宅內又差伴當擎灯笼來接比昔日

金蓮月娘那裡肯放叫兩個妓女在跟前跪着彈唱勸酒分付你
何如○時映○中○二○姐○把好曲兒孝順你周奶七一個兒一面叫小玉斟上大鍾放在跟
前說姐七你分付個心愛的曲兒叫他兩個唱與你下酒春梅道
奶七奴吃不得了怕孩兒家中尋我月娘道哥兒尋左右有奶子
看着天色也還早哩我曉得你好小景兒○醜○春梅因問那兩個妓
女你叫甚名字是誰家的兩個跪下說小的一個是韓金釧兒妹
子韓玉釧兒一個是鄭愛香兒姪女鄭嬌兒○此○等○人○亦○有○春○梅○道○
你每會唱嬾畫眉不會玉釧兒道奶七分付小的兩個都會月娘
道你兩個既會唱斟上酒你周奶七吃你每慢唱小玉在旁連忙
斟上酒兩個妓女一個彈爭一個琵琶唱道

冤家爲你几時休推過春來又到秋誰人知到我心頭天害的

我伶仃瘦听的音書兩淚流從前已往訴緣由誰想你無情把
我丟

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鄭嬌兒遞上一杯酒與春梅春梅道你老
人家也陪我一杯兩家于是都齊斟上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滅風流鵲噪簷前不肯休死声活氣沒來由天倒惹
的情拖逗助的淒涼兩淚流從他去後意無休誰想你辜恩把
我丟

春梅道奶七你也叫大妗子吃○盃○兒○月娘○觀○月○娘○一○日○月娘道大妗子
吃不的叫他拿小鍾兒陪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大妗子一小鍾
兒酒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惹場憂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憔悴減溫柔天要見



你不能勾悶的我傷心兩淚流從前與你共綢繆誰想你今著把我丟

春梅見小玉在跟前也斟了一大鍾叫小玉吃生色中却月娘道

姐七他吃不的醜絕春梅道奶七他也吃兩三鍾兒我那咱在家裡

沒和他吃又翻出閃情意各有深淺于是叫上叫小玉也吃了一盃妓女唱道

冤家爲你惹閒愁病枕着床無了休滿懷憂閒鎖眉頭天忘了

還依舊助的我腮邊兩淚流從前與你兩無休誰想你經年把

我丟

看官所說當時春梅爲甚叫妓女唱此詞一向心中牽掛陳敬濟

在外不得相會情種心苗故有所感發于吟咏点明然感金蓮而思敬濟又是兩

苦又見他兩個唱的口兒甜垂齋奶七長奶七短侍奉心中歡喜

叫家人周二迎前來擎出兩包兒賞賜來每人二錢銀子反襯申二姐

兩個妓女放下樂器磕頭謝了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歛留不住

伴當打灯笼拜辭出門坐上大轎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前後打

着四個灯笼軍牢唱道而去正是時來頑鉄冇光輝運去黃金無

艷色有詩爲証

点絳唇紅弄玉嬌

鳳凰飛下品鴛鴦

堂前高把湘簾捲

燕子还來續舊巢

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自思想陳敬濟不知流落

在何處接下無痕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床不起心下沒好氣守備察

知其意說道只怕思念你兄弟不得其所一面叫張勝李安來分

付道我一向委你尋你奶七兄弟如何不用心找尋二人告道小



的一向找尋來一地里尋不着下落已回了奶七話了守備道限
 你二人五日若找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鈞語下來都
 帶了愁顏沿街遶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話分兩頭單表陳敬濟
 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晏公廟又聽見人說師父任道士
 死了就害怕不敢進廟來緊接又沒臉見杏菴王老白日裡到打
 打油飛夜曉間還鑽人冷舖中存身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敬濟正
 在街上站立只見跌指甲楊大郎頭戴新羅帽兒身穿白綾襖子
 騎着一疋驢兒揀銀鞍轡一個小廝跟隨正從街心走過來敬濟
 認的是楊光彥便向前一把手把嚙環拉住說道楊大哥一自不
 見自從清江浦你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了我好意往你家門反
 吃你兄弟楊二風擎瓦礫破頭趕着打上我家門來今自弄的



我一貧如洗你是會搖擺受用那楊大郎見敬濟已自討吃便佯
 佯而笑說人情如画何足怪作者措畫哉今日晦氣出門撞見瘟死鬼量你這餓
 不死賊花子那裡討半船貨我拐了你的你不撒手須吃我一頓
 好馬鞭子敬濟便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只如此技量
 不然咱到個去處講七楊大郎見他不放跳下驢來向他身上抽
 了儿鞭子喝令小廝與我擣了這少死的花子去那小廝使力把
 敬濟推了一交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儿脚踢打的敬濟怪叫須臾
 圍了許多人旁边閃過一個人來青高裝帽子勒着手帕倒披紫
 襖白布襖子精着兩條腿鞞着蒲鞋生的河兎眼掃帚眉難為敬濟料
 綽日三鬚鬍子難為敬濟面上紫肉橫生手腕橫筋競起吃的楞七睁
 七提著拳頭向楊大郎說道你此位哥好不近理他年少這般貧

寒是本心你只顧打他怎的自古喚拳不打笑面他又不會傷犯着
你也有錢看平日相交與他些沒錢罷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路
見不平也有向灯向火楊大郎說你不知他賴我拐了他半船貨
量他恁窮樣那有半船貨物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有根基人
家娃天生就這般窮來閣下就是這般有錢二語老兄依我你
有銀子與他些盤纏罷那楊大郎見那人說了袖向汗巾兒上掏
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遞與敬濟與那人舉一舉手兒上駢
子揚長去了敬濟地下扒起來抬頭看那人時不是別人却是舊
時同在冷舖內和他一鋪睡的土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樹倒樹
孫散方
有此近來領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做工起
蓋伽藍殿因一隻手拉着敬濟說道兄弟剛纔若不是我擎此句

言語訛犯他上肯擎出這五錢銀子與你那賊却知見籠他若不
知範時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你跟着我咱往酒店內吃酒去
來到一個食葷小酒店內案頭上坐下叫量酒擎四賣暖飯兩大
壺酒來不一時量酒擺下小菜暖飯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興橄
欖酒不用小盃擎大磁甌子因問敬濟兄弟你吃麵吃飯量酒道
麵是溫海飯是白米飯敬濟道我吃麵須臾掉上兩三碗溫麵上
來侯林兒只吃一碗敬濟吃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向敬濟說
兄弟你今日跟我往坊子裡睡一夜敬濟此時固
以為知遇也明日我領你城
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修蓋伽藍殿并兩廊僧房你哥率領着
五十名做工你到那裡不要你做重活只抬几筐土兒就是了也
算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边賃着一間厦子晚夕咱兩個就在



那裡歇我一做些飲打發咱的人吃把門你一把鎖上了家當都交與你直妻好不好強如你在那冷舖中替花子搖鈴打梆這個還官樣些敬濟道若是哥上這般下顧兄弟可知好哩不知這工程做的長遠不長遠侯林兒道才做了一個月這工程做到十月裡不知完不完兩個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把兩大壺酒都吃了量酒算帳該一錢三分半銀子敬濟就要掣出銀子來秤侯林兒推過一邊說傻兄弟莫不叫你出錢哥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與掌櫃的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搭伏着敬濟肩背同到坊子裡兩個在一處歇臥二人都醉了這侯林兒晚夕幹敬濟後庭花足幹了一夜親哥親達上親漢子親爺口裡無般不叫將出來醜絕敬濟金蓮難分辨矣到天明同往城南水月寺果



然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厦子裡面燒着炕柴早也買下許多碗蓋家活早晨上工叫了名字眾人看見敬濟不上二十四五歲白臉子生的眉目清俊就知是侯林兒兄弟都亂調戲他先問道那小賸子兒你叫甚名字陳敬濟道我叫陳敬濟那人道陳敬濟可不出着你就擠了又一人說你恁年小小的怎幹的這營生搓的這大扛頭子是此一班人語侯林兒喝開眾人罵怪花子你只頭侯落他忘的一面散了欵鏹筐扛派眾人拍土的拍土和泥的和泥打補的打補原來曉月長老叫一個葉頭陀做火頭造飯與各作匠人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一個眼瞎穿着皂直裰精着脚腰間束着爛絨絛也不曾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衣神相眾人都叫他做葉道一日做了工下來眾人都吃畢飯也有閒坐的臥的也有

看的史筆只見敬濟走向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
上下下看他內有一人說葉道這小孩子見是新來的你相他
一相又一人說你相他相倒相個兄弟一人說個相個二尾子葉
頭陀叫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色怕嫩兮又怕嬌聲嬌氣嫩不
相饒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面皮嫩的虧
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有無活
計兩頭消三十印堂莫帶煞眼光帶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
是敬濟做作百般人可愛縱然弄假又成真休怪我說一生心伶机
巧當得陰人發跡你今多大年紀敬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道七虧
你前年怎麼過來吃了你印堂太窄子喪妻亡懸壁昏暗人亡家
破唇不蒸齒一生惹是非鼻若灶門家私傾散那一年遭官司

口舌傾家散業見過不會敬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只一件你
這山根不宜斷絕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山根斷兮早虛花祖業
飄零定破家早年祖父丟下家業不拘多少到你手裡都了當了
你上停短兮下停長主多成多敗錢財使盡又還來總然你久後
營得成家計猶如烈日照冰霜你如今往後還有一步發跡該有
三妻之命尅過一個妻官不會敬濟道已尅過了葉頭陀道後來
還有三妻之會但恐美中不美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花柳中少
要行走直對神仙一個人說葉道你相差了他還與人家做老婆
那有三個妻來眾人正笑做一團只听得曉月長老打梆了各人
都拿鉢盂抬扛上工做活去了如此者敬濟在水月寺也做了約
一月光景一日三月中旬天氣敬濟正與眾人抬出土來在山門



墻下倚着墻根向日陽蹭踞着捉身上風機只見一個人頭戴萬
 字頭巾身穿青窄衫紫裹肚腰繫纏帶脚穿鞦韆騎着一匹黃馬
 手中提着一籃鮮花兒見了敬濟猛然跳下馬來向前深上的唱
 了喏便叫陳舅小人那裡沒尋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裡倒說了敬
 濟一跳真連忙還禮不迭問哥你是那裡來的那人道小人是
 守備周爺府中親隨張勝自從舅七府中官事出來奶七不好直
 到如今老爺使小人那裡不我尋舅七不知在這裡今早不是俺
 奶七使小人往外庄上折取這几朵芍藥花兒打這裡過怎得看
 見你老人家在這裡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不
 消猶豫就騎上馬我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那眾做工的人看着
 面七相覷不敢做声這陳敬濟把鑰匙遞與侯林兒絕絕當問他
肯去逃走

騎上馬張勝紫七跟隨逕往守備府中來正是良人得意正年小
 今夜月明何處樓有詩為証

白玉隱于頑石裡
 黃金埋在污泥中
 今朝貴人提拔起
 如立天梯上九重



第九十七回

夫一回熱結之假冷遇之真直貫至一百回內而假父子則已處七點明桂娘之于月娘銀姐之于瓶兒二官之于西門西門之于蔡京是也真父子則麼緣之老人李安之老母等類至于假去婦滿部皆是并未有一真者有自己之妻而爲人所奪且其妻莫不情願隨人是雖真而寔假也有他人之妻而已占之是以假爲真乃假中之愈假者也故此處一寫假弟妹結上文如許之假夫妻一寫真夫妻結上文如許之假弟妹總之爲假夫妻結穴見色字之空淫慾之假覺東門之叶無此慳惓也

看他下一葛字便有正大光明二媒六聘全無一点苟合之

意所爲真也

總知財色二字財是交游着兄弟上講故用令熱二字色是淫慾着夫妻上講故用真假二字總之一樣也

此處結黃王等一案特爲來保皆主之罪下一審語非有別伯爵于此回文內結其死者蓋至吳典恩楊光彥則十兄弟熱結之文已完下文雲裡守乃借雲以收月娘非猶是熱結文字故此處以伯爵死卽結煞熱結之文矣然則假弟妹蓋又結十兄弟也總之此回已完下文另出愛姐以勸假夫妻中之少有良心者另出二搗鬼以勸親兄弟中之全無良心者作第二番結束以示叮嚀告戒之意是則此回已結完也乎

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暗續鴛膠

真夫婦明諧花燭

詞曰

追悔當初辜深願經年價兩成幽怨任越水吳山似屏如障
堪遊玩奈獨自慵抬眼併賞烟花听絃管徒歡娛轉加傷斷
總時轉丹青強拈書信類七看又會似親相見

話說陳敬濟到于守備府中下了馬張勝先進去稟報春梅春梅分付叫他在後邊班直房內用香湯沐浴了身體後邊使養娘包出一套新衣服靴帽來與他更換了然後稟了春梅那時守備還未退所春梅請敬濟到後堂盛粧打扮出來相見這敬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隻八拜讓姐七受礼此見玉樓何如那春梅受了半礼对

面座下敘說寒溫離別之情彼此皆眼中垂淚真正春梅恐怕守

備退所進來見無人在跟前使眼色與敬濟真正情上說等他回

他若問你只說是姑表兄弟我大你一歲二十五歲了四月廿五

日午時生的表明向日未得說敬濟道我知道了不一時了鬢拳

上茶來兩人吃了茶春梅便問你一向怎麼出了家做了道士守

備不知是我的親錯打了你悔的要不的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

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這里不好安插你的出点所以放你去了落

後打發了那賤人纔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誰知你在城外做工

流落至此地位敬濟道不瞞姐上說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要

娶六姐必竟從他發源我父親死在東東來遲了不曾娶成被武松殺了

聞得你好心葬埋了他永福寺我也到那裡燒紙來落後又把俺

娘沒了剛打發喪事出去被人坑陷了資本來家又是大姐死了

被俺丈母那淫婦害了一狀床帳奩都搬的去了打了一場官

司將房兒賣了弄的我一貧如洗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菴賙濟

把我纏送到臨清晏公廟那裡出家不料又被光棍打了拴到咱

府中自從咱府中出去投親不理投友不顧因此在寺內傭工多

虧姐上掛心使張管家尋着我來得見姐上一面猶如再世為人

了說到傷心處兩個都哭了過前文正說話中間只見守備退所

左右掀開簾子守備進來這陳敬濟向前倒身下拜慌的守備答

禮相還說向日不知是賢弟被下人隱瞞悞有衝撞賢弟休怪敬

濟這不才有玷一向缺禮有失親近望乞恕罪又磕下頭去守備

一手拉起讓他上坐敬濟垂首那裡肯務要拉下椅兒旁边坐了



守備開席春梅陪他對坐下須與換茶上來吃畢守備便問賢弟
貴與一向怎的不見如何出家敬濟便告說小弟虛度二十四歲
俺姐姐長我一歲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日因父母雙亡家業
凋零妻又沒了出家在晏公廟不知家姐嫁在府中有失探望守
備道自從賢弟那日去後你令姐晝夜憂心常時啾唧不安
直到如今補出一向使人找尋賢弟不着不期今日相會實乃三生
有緣看官聽說若論周守備與西門慶相交也該認得陳敬濟原
來守備爲人老成正氣誓時雖然來往並不留心甘他家間事就
是時常宴會皆同的是荆都監夏提刑一班官長并未與敬濟見
面况前日又做了道士一番那裡還想的到西門慶家女婿所以
被他二人瞞過補出方是筆墨不漏只認是春梅姑表兄弟一面分付左右

放桌兒安排酒上來須與擺設許多盃盤餚饌湯飯點心堆滿桌
上銀盞玉盞酒泛金波守備相陪敘話吃至晚來掌上灯油方罷
守備分付家人周仁打掃西書院乾淨那裡床帳都有春梅拿出
兩床鋪蓋衾枕與他安歇又撥一個小廝喜兒答應他又包出兩
套細絹衣服來與他更換每日飯食春梅請進後邊吃正是一朝
時運至半點不聶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但見

行時梅花腸底

忽逢元旦新正

不覺艷杏盈枝

又早新荷貼水

敬濟在守備府裡住了個月有餘一日是四月二十五日春梅的
生日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湯鵝四隻
鮮鷄兩盤果品一罈南酒玳安穿青衣擎帖兒送來守備正在所

上坐的門上人稟報拾進禮來玳安遞上帖兒扒在地下磕頭守備看了禮物兒說道多承你奶上費心又送禮來一面分付家人收進禮去討茶來與大官兒吃把禮帖叫小伴當送與你舅收了封了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拾盒人錢一百文掣回帖兒多上覆說畢守備穿了衣服就起身拜人丟了玳安只顧在廝前伺候討回帖兒只見一個年小的戴着瓦楞帽兒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從角門裡走出來手中掣着帖兒賞錢遞與小伴當一直往後邊去了可霎作怪模樣倒好相陳姐夫一般他如何却在這裡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手帕銀錢打發出門到于家中因月娘話見回帖上寫着周門龐氏斂衽拜月娘便問你沒見你姐玳安道姐上倒沒見倒見姐夫來與對王婆一言相照月娘笑道怪囚你安倒



有恁大姐夫絕守備好大年紀你也叫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備是咱家的陳姐夫我初進去周爺正在廝上我遞上帖兒與他磕了頭他說又生受你奶上送重禮來分付伴當掣茶與我吃把帖兒掣與你舅收了討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拾盒人是一百文錢說畢周爺穿衣服出來上馬拜人去了半日只見他打角門裡出來遞與伴當回帖賞賜他就進後邊去了我就押着盒担出來不是他却是誰月娘道怪小囚兒休胡說白道的那羔子知道流落在那里討吃不是凍死就是餓死月娘自己如此他平白在那府裡做甚麼守備認的他甚麼毛片兒肯招攬下他玳安道奶上敢和我兩個賭我看得千真萬真就燒的成灰骨兒我也認的月娘問道穿着甚麼玳安道他戴着新瓦楞帽兒金簪子身穿

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吃的好了月娘道我不信不信這里說話
不題却說陳敬濟進入後邊春梅還在房中鏡臺前搽臉描回蛾
眉敬濟拏吳月娘札帖兒與他看因問他家如何送札來與你是
那里緣故這春梅便把清明郊外永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訴
說一遍後來怎生平安兒偷了解當舖頭面吳巡檢怎生夾打平
安兒追問月娘好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說人情守備替他處斷了
事落後他家買札來相謝正月裡我往他家與孝哥兒做生日勾
搭連環到如今他許下我生日買札來看我一節說了一遍敬濟
听了把眼蹙了春梅眼活說姐七你好沒志氣想着這賊淫婦
那咱把咱姐兒們生生的折散開了不知正是志氣又把六姐命喪了永
世千年門裡門外不相逢纔好反替他去說人情兒那怕那莫典



恩拷打玳安小厮供出奸情來隨他那淫婦一條繩子拴去出醜
見官官咱每大腿事他没和玳安小厮有姦怎的把了頭小玉配
與他寫出有仇恨有我早在这里我斷不叫你替他說人情他是你我仇
人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六月連陰想他好情兒几句話說的
春梅閉口無言這春梅道過往勾當也罷了還是我心好不念舊
仇敬濟道如今人好心不得好報哩春梅道他既送了札莫不白
受他的他还等着我這裡人請他去哩敬濟道今後不消理那淫
婦了又請他怎的春梅道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丟個帖與他來
不來隨他就是了他若來時你在那邊書院內休出來見他往後
咱不招惹他就是了敬濟惱的一声兒不言語走到前邊寫了帖
子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月娘打扮出門叫奶子如意兒



抱着孝哥兒坐着一頂小轎映春梅大轎玳安跟隨來到府中春梅孫
 二娘都打扮出來迎接至後邊相見敘禮坐下如意兒抱着孝哥
 兒相見磕頭畢敬濟只在那邊書院內不走出來繇着春梅孫二
 娘在後所擺茶安席透酒叫了兩個妓女韓玉釧鄭嬌兒冷結金釧嬌兒
 言下有物是彈唱俱不必細說玳安在前邊廂房內管待只見一
 人非之感個小伴當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飯往西角門書院中走
 玳安便問他拿去誰吃小伴當道是與舅吃的玳安道你舅姓甚
 麼小伴當道姓陳這玳安賊悄後邊跟着他到西書院小伴當
 便撒簾子進去玳安慢七打紗窓眼往裡張看明七見陳姐夫正
 在床上搖着見拿進湯飯點心來就起來放桌兒吃這玳安悄七
 走出外來依舊坐在廂房裡直待天晚家中燈籠來接吳月娘轎

子起身到家一五一十告訴月娘說果然陳姐夫在他家居住自
 從春梅這邊被敬濟把攔兩家都不相往還一語正是

誰知豎子多閹阻 一念翻成怨恨媒

敬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備不在春梅就和
 敬濟在房中吃飯吃酒閑時下棋調笑無所不至守備在家便使
 丫頭小廝拏飯往書院與他吃或白日裡春梅也常往書院正和
 他坐半日方進後邊來彼此情熱俱不必細說一日守備領人馬
 出巡正值五月端午佳節出愛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桌
 酒席和孫二娘陳敬濟吃雄黃酒解粽歡娛了鬟侍婢都兩邊侍
 奉春梅令海棠月桂兩個侍妾在席前彈唱當下直吃到炎光西
 墜微雨生涼的時分春梅拏起大金荷花盃來相勸酒過數巡孫

二娘不勝酒力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看去了，獨坐下春梅和敬濟在花亭上吃酒猜枚，行令你一盃我一盃，不一時了，鬢掌上紗燈來，養娘金匱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了，敬濟輸了，便走入書房內，躲酒不出來，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見敬濟，不去，又使月桂來分付他不來，你好友與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把你這賤人打十個嘴巴。這月桂走至西書房中，推開門，見敬濟搵在床上，推打鼾睡不動。月桂說：奶上，交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敬濟口裡喃七吶七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的了。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推着他，我好友拉你去，拉不將你去，也不算好漢。推拉的敬濟急了，黑影子裡，待裝着醉作耍，當真搽了月桂在懷裡，就親個嘴。那月桂亦發上頭上，腦說：人好意叫你上做大，不正倒。

做這個營生，敬濟道：我的兒，你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不成？又按着親了個嘴。方走到花亭上，寫諸媿摠為守備不知作地月桂道：奶上，要打我。

还是我把舅拉將來了，春梅令海棠斟上大鍾，兩個下盤棋，賭酒為樂。當下你一盤，我一盤，熬的了，鬢都打睡去了。春梅又使月桂海棠後邊取茶去，兩個在花亭上解佩露相如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正是得多少花陰曲檻燈，斜照旁有墜釵雙鳳翹，有詩為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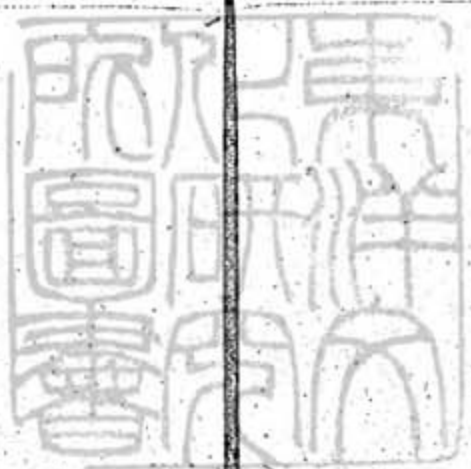
花亭歡洽鬢雲斜

粉汗凝香沁絳紗

深院日長人不到

試看黃鳥啄名花

兩個正幹得好，忽然了鬢海棠送茶來，請奶上後邊去。金哥睡醒了，哭着尋奶上哩。春梅陪敬濟只吃了兩鍾酒，用茶漱了口，然後抽身往後邊來了，鬢收拾了家活，喜見扶敬濟歸書房寢歇，不在。



話下一日朝廷勅旨下來命守備領本部人馬會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早晚起身守備對春梅說你在家看好哥兒叫媒人替你兄弟尋上一門親戚我帶他個名字在軍門若早僥倖得功朝廷恩典陞他一官半職於你面上也有光輝這春梅應諾了遲了兩三日守備打點行裝整率人馬留下張勝李安看家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題一日春梅叫將薛嫂兒來如此這般和他說你爺臨去分付叫我替我兄弟尋門親事你須尋個門當戶對好女兒不拘十六七歲的也罷只要好模樣兒聰明伶俐些的他性兒也有些厥劣薛嫂兒道我不知道他也怎的不好看我打你耳刮子不打我要趕着他叫小姑子兒哩休要當

要子兒說畢春梅令丫鬟擺茶與他吃只見陳敬濟進來吃飯薛嫂向他道了萬福說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見在那裡來且喜呀剛纔奶七分付交我替你老人家尋个好娘子你怎麼謝我那陳敬濟把臉兒迸着不言語薛嫂道老花子怎的不言語春梅道你休叫他姑夫那個已是揭過了的帳子你只叫他陳舅就是了薛嫂道真該打我這片子狗嘴只要叫錯了往後趕着你只叫舅爺罷那陳敬濟忍不住撲吃的笑了說道這个纔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風撒癩趕着打了他一下說道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怎麼可在你心上連春梅也笑了不一時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說道我替你老人家用心踏看有人家相應好女子兒就來說春梅道財禮美果花紅酒禮頭面衣服不少

他的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兒方可進入我門來薛嫂道我曉得管情應的你老人家心便了良久敬濟吃了飯往前邊去了薛嫂兒還坐着問春梅他老人家几時來的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節說了我尋得他來做我个親人兒薛嫂道好七你老人家有後眼又道前日你老人家好日子說那頭他大娘來做生日來春梅道他先送禮來我總使人請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我那日在一个人家鋪床整亂了一日心內要來急的我要不的又問他陳舅也見他那頭大娘來春梅道他肯下氣見他爲請他好不和我亂成一塊噯我替他家說人情說我沒志氣那怕吳典恩打着小厮攀扯他出官總好管你腿事你替他尋分上想着他昔日好情兒薛嫂道他老人家也說的是及到其間也不計舊仇罷了春梅道

咱既受了他礼不請他來坐上兒又使不的寧可叫他不在休要咱不義薛嫂道怪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你的心事好了當下薛嫂兒說了半日話提着花箱兒拜辭出門過了兩日先來說城裡朱千戶家小姐今年十五歲也好陪嫁只是沒了娘的兒子春梅嫌小不要又說應伯爵第二個女兒年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結在大爺手內聘嫁沒甚陪送也不成都回出昏帖兒來又遲了幾日薛嫂兒送花兒來袖中取出个婚帖兒大紅段子上寫着開段鋪葛員外家大女兒年二十歲屬雞的十一月十五日子時生小字翠屏生的上面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瓜子面皮溫柔典雅聰明伶俐針指女工自不必說父母俱在有萬貫錢財在大街上開段子鋪走蘇杭南京無比好人家陪嫁都是南京床

帳箱籠春梅道既是好成了這家的罷就交薛嫂兒先通信去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正是欲向繡房求艷質須憑紅葉是良媒有詩爲証

天仙机上繫香羅

千里姻緣竟足多

天上牛郎配織女

人間才子伴嬌娥

這裡薛嫂通了信來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裡情願做親又使一個張媒人同說媒春梅這裡備了兩抬茶葉糖餅羹果叫孫二娘坐轎子往葛員外家插定女兒回來對春梅說果然好個女子生的一表人材如花似朶人家又相當春梅這裡擇定吉日納綵行禮十六盤羹果茶餅兩盤頭面二盤珠翠四抬酒兩牽羊一頂髻髻全付金銀頭面簪環之類兩件羅段袍兒四季衣服其餘綿花

布絹二十兩禮銀不必細說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准娶過門春梅先問薛嫂兒他家那里有陪床使女沒有薛嫂兒道床帳粧奩都有只沒有使女陪床春梅道咱這裡買一個十三四歲丫頭子與他房裡使喚掇掇子倒水方便些薛嫂道有我明日帶一個來到次日果然領了一個丫頭說是商人黃四家兒子房裡使的丫頭今年總十三歲黃四因用下官錢糧和季三還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都爲錢糧棍拏在監裡追駐監了一年多總家產盡絕房兒也賣了季三先死拏兒子季活監着咱家保官兒那兒子僧寶兒如今流落在外與人家跟馬哩註春梅道是來保薛嫂道他如今不叫來保改了名字叫湯保了春梅道這丫頭是黃四家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道只要四兩半銀子緊等着要交駐去春梅

道甚感四兩半與他三兩五錢銀子留下罷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雲花官銀與他寫了文書改了名字喚做金錢兒因錢話休饒此名話休饒舌又早到六月初八春梅打扮珠翠鳳冠穿通袖大紅袍兒束金鑲碧玉帶坐四人大轎鼓樂燈籠娶葛家女子真雁過門陳敬濟騎着白馬揀銀鞍繮青衣軍牢喝道頭帶儒巾穿着青段圓領脚不粉底皂靴頭上簪着兩枝金花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一番折洗一番新到守備府中新人轎子落下戴着大紅銷金蓋袱添粧含飯抱着寶瓶進入大門陰陽生引入圓堂先參拜了堂然後歸到洞房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然後出來陰陽生撒帳畢打發喜錢出門鼓手都散了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坐了回帳騎馬打燈籠往岳丈家謝親吃得大醉而

歸晚夕女貌郎才未免燕爾新婚交妒雲雨正是得多少

春點杏桃紅綻蕊

風欺楊柳綠翻腰

當夜敬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倒且是合得着兩個被底鴛鴦帳中鴛鴦如魚似水合番懽娛三日完飯春梅在府所後堂張筵掛彩鼓樂笙歌請親眷吃會親酒俱不必細說每日春梅吃飯必請他兩日兒同到房中一處吃彼此以姑姪稱之同起同坐了頭養娘家人媳婦誰敢道个不字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與他做房裡面鋪着床帳糊的雪洞般齊整垂着簾幃外邊西書院是他書房裡面亦有床榻几席古書即後并守備往來書柬拜帖并各處遞來手本揭帖都打他手裡過春梅不時常出來書院中和他閉坐說話兩個暗地交情正是

朝陪金谷宴
休道歡娛處

暮伴綺樓娃
流光逐落霞

第九十八回

上文已大段結束，此回以下復蛇足愛姐何，蓋作者又爲世
之不改過者勸也。言如敬濟經歷霜雪，備嘗甘苦，已當知改
過乃依然照舊行徑，貪財愛色，故愛姐來而金道復來看敬
濟，言其飲酒宿娼，絕不改過也。雖有數年之艾在前，其如不
肯奈何，故愛姐艾也。生以五月五日可知也。

陳敬濟臨清逢舊識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詩曰

教坊脂粉洗鉛華

一片閒心對落花

舊曲聽來猶有恨

故園歸去已無家

雲鬢半挽臨粧鏡

雪淚空流濕絳紗

今日相逢白司馬

樽前重與訴琵琶

話說一日周守備與濟南府知府張叔夜領人馬征勦梁山泊吳王宋江三十六人萬餘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復此處又結奏朝廷大喜加陞張叔夜為都御史山東安撫大使陞守備周秀為濟南兵馬制置管理分巡河道提察盜賊部下從征有功人員各陞一級軍門帶得敬濟名字陞為參謀之職月給米二石冠帶榮身守備至十月中旬領了勅書率領人馬來家先使人來報與春梅家中知道春梅滿心歡喜使陳敬濟與張勝李安出城迎接家中廳上排設酒筵慶賀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計其數守備下馬進入後堂春梅孫二娘接着參拜已畢陳敬濟就穿大紅員領頭戴冠帽脚穿皂靴束着角帶比西門加和新婦葛氏

兩口兒拜見守備見好个女子賞了一套衣服十兩銀子打頭面

不在話下晚夕春梅和守備在房中飲酒未免敘些家常事務春

梅道為娶我兄弟媳婦又費許多東西守備道阿呀你止這个兄

弟投奔你來無个妻室不成个前程道理就使費了儿兩銀子不

曾為了別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掙了這个前程足以榮身勾了

一部親戚守備道朝廷旨意下來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任你在家

看家打點些本錢教他搭个主管做些大小買賣三五日教他下

去查算帳目一遭轉得些利錢來也勾他攬計春梅道你說的也

是兩個晚夕夫妻同歡不可細述在家只住了十个日子到十一

月初旬時分守備收拾起身帶領張勝李安前去濟南到任留周

仁周義看家陳敬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又送守備到一日春



梅向敬濟商議守備教你如此這般河下尋些買賣搭个主管覓得些利息也勾家中費用這敬濟聽言滿心歡喜一日正打街前走尋覓主管夥計也是合當有事不料撞遇舊時朋友陸二哥陸秉義作揖說熱時偏就撞着不知在冷舖中時二哥偏撞不着何故哥怎的一向不見敬濟道我因亡妻爲事又被揚光彥那厮拐了我半船貨物坑陷的我一貧如洗我如今又好了幸得我姐姐嫁在守備府中又娶了親事陸做參謀冠帶裝身如今要尋个夥計做些買賣一地理沒尋處陸秉義道揚光彥那厮拐了你貨物如今搭了个姓謝的做夥計在臨清馬頭上開了一座大酒店又放債與劉二放與四方趁熟窠子娼門人使好不獲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好肉騎着一疋驢子三五口下去走一遭算帳收錢又映敬把舊朋友都不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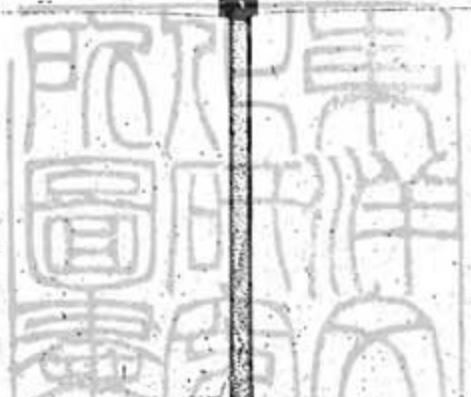
他兄弟在家開賭場鬪雞養狗人不敢惹他敬濟道我去年曾見他一遍他反而無情打我一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于骨髓因拉陸二郎人路旁一酒店內吃酒兩人計了如何處置他出我這日氣陸秉義道常言說得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如今將理和他說不見棺材不下淚他必然不肯小弟有一計策哥也不消做別的買賣只寫一張狀子把他告到那里迫出你貨物銀子來就奪了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錢等我在馬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發賣哥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算帳目官情見一月你穩拍拍的有百十兩銀子利息強如做別的生意看官聽說當時只因這陸秉義說出這庄事有分教數個人死於非命陳敬濟一種死死之太苦一種亡亡之太屈正是

非于前定數

半點不由人

敬濟聽了道賢弟你說的是，我到家就對我姐夫和姐姐說，這買賣成了，就安賢弟同謝三郎做主管，當下兩個吃了回酒，各下樓來，還了酒錢，敬濟分付陸二哥兄弟一萬謹言，陸二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這敬濟就一五一十對春梅說，爭奈他爺不在，如何理會？有老人家周忠在旁，便道：『又伏周義不打緊，等舅寫了一張狀子，該拐了多少銀子貨物，拏爺個拜帖兒都封在裡面，等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官府，案下把這姓楊的拏去衙門中一頓夾打追問，不怕那廝不拏出銀子來。』敬濟大喜，一面寫恍一紙狀子，拏守備拜帖，彌封停當，就使老人家周忠送到提刑院兩位官府，正升廳問事，門上人稟說：『帥府周爺差人下書，何千戶與張二官府。』西門安在喚

周忠進見問周爺上任之事，說了一遍，折開封套，觀看見了拜帖狀子，自恁要做分上，即便批行差委緝捕，審捉往河下拏楊先彥去，回了個拜帖，付與周忠到家，多上覆你爺奶，待我這里追出銀兩，伺候來領。周忠拏回帖到府中，回覆了春梅說話，即時准行，拏人去了，待追出銀子，使人領去，敬濟看見兩個摺帖上面寫着侍生何永書張懋德，頓首拜。西門安在敬濟心中大喜，遲不上兩日光景，提刑緝捕觀察審捉往河下，把楊光彥并兄弟楊二風都拏到衙門中，兩位官府據着陳敬濟狀子，審問一頓，夾打監禁，數日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一百兩生眼布，其餘酒店中家活，共算了五十兩，陳敬濟狀上告着九百兩，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把房兒賣了五十兩，家產盡絕。也要誘候林兒去矣這敬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



和謝胖子合夥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共湊了一千兩之數
交付陸秉義做主管從新把酒樓粧新油漆彩畫闌干灼耀棟宇
光新桌案鮮明酒肴齊整真個是

啓元三家醉

開樽十里香

神仙留玉珮

卿相解金貂

從正月半頭陳敬濟在臨清馬頭上大酒樓開張見一日也發賣
三五十兩銀子都是謝胖子和陸秉義眼同經手在櫃上掌櫃敬
濟三五日騎頭口伴當小姜兒跟隨往河下算帳一遭若來陸秉
義和謝胖子兩個影計在樓上收拾一間乾淨閣兒鋪陳床帳安
放桌椅糊的雪洞般齊整擺設酒席交四個好出色粉頭相陪
馮實亦在其內乎言下陳三兒那里往來做量酒一日三月佳節春
自應起劉二之妬矣

光明媚景物芬芳翠依上槐柳盈堤紅馥上杏桃燦錦忘却杏林
居上矣宜
其死于陳敬濟在樓上搭決定緣闌干看那樓下景致好生熱鬧
非命也

有詩為証

風拂烟籠錦綉粧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岸

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兒夫遂平生志

几樂高歌入醉鄉

一日敬濟在樓牕後瞧看正臨着河邊泊着兩隻剝船船上戴着
許多箱籠桌檯家活四五個人盡搬入樓下空屋裡來船上有兩
個婦人一個中年婦人長挑身材紫腔色寫來便是一個年小婦
舊時手致
人搽脂抹粉生的白淨標致約有二十多歲盡走入屋裡來敬濟

問謝主管是甚麼人也不問一聲擅自搬入我屋裡來謝主管道此兩個是東京來的婦人投親不着一時間無處尋房住央此間鄰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遲回不去方知寫胡秀揚州一州乎然不是舊為王府官身則清河亦可正欲報知官人不想官人來問這敬濟正欲發怒只見那年小婦人斂衽向前望敬濟深深的道了個萬福筆墨緊奏恬淡之甚告說官人息怒非于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出于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稟報望乞恕罪容畧住得三五日拜納房金就便搬去這敬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只顧上上下下把眼看他那婦人一雙星眼斜盼敬濟又是金蓮之續却不與金蓮一樣兩情四目不能定情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倒想那里會過這般眼熟那長挑身材中年婦人也定睛看着敬濟說道官人你莫



非是西門老爹家陳姑夫麼這敬濟吃了一驚便道你怎的認得我那婦人道不瞞姑夫說奴是舊夥計韓國道渾家這個就是我女孩兒愛姐敬濟道你兩口兒在東京如何來在這裡你老公在那里那婦人道在船上看家活敬濟急令量酒請來相見不一時韓道國走來作揖先愛姐次六兒次已是摻白鬚髮因說起朝中蔡太師重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監六人都被太學國子生陳東上本劾劾後被科道交章彈奏倒了一部大關目瀾美陳生直是千秋快世聖旨下來拏送三法司問罪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太師兒子禮部尙書蔡攸處斬家產抄沒入官總結衆人又暗合東樓父子則此書當成子嚴氏敗事之後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投到清河縣尋我兄弟第二的傷心語甚不思第二的把房兒賣了流落不知去向三口兒願船從河道

中來不料撞遇姑夫在此三生有幸因問姑夫今還在西門老爹
家隔江猶唱後庭花真有此恨敬濟把頭頂搖了一搖說我也不在他家了

我在姐夫守備周爺府中做了參謀官冠帶榮身近日合了兩個
夥計在此馬頭上開這個酒店胡亂過日子你每三口兒既遇着
我也不消搬去便在此間住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與韓道國一
齊下禮說罷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上來敬濟看得心痒也使伴
當小姜兒和陳三免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王六兒道不勞姑夫
費心用力彼此俱各歡喜敬濟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計較敬濟
見天色將晚有申牌時分要回家分付主管哨蚤送些茶盒與他
上馬伴當跟隨來家一夜心心念念只是放韓愛姐不下過了一
日到第二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齊整伴當小姜跟隨來河下大酒



樓店中看着做了回買賣韓道國那邊使的八老來請吃茶敬濟
心下正要瞧去恰好八老來請便起身進去只見韓愛姐見了笑
容可掬接將出來道了萬福官人請裡面坐敬濟到閣子內坐下
王六兒和韓道國都來陪坐少頃茶罷彼此敘些舊時的閒話敬
濟不住把眼只睇那韓愛姐愛姐一雙涎瞪瞪秋波只看敬濟金瓶
寫生處全是此等筆意彼此都有意有詩為証

弓鞋窄上剪春羅

香體酥曾玉一窩

麗質不勝嫵娜態

一腔幽恨感秋波

少頃韓道國走出去了愛姐因問官人青春多少敬濟道虛度二
十六歲敬問姐上青春幾何愛姐笑道奴與官人一緣一會也是
二十六歲舊日又是大老爹府上相會過面如今又幸遇在一處

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愛姐目那五六兒見他兩個說得人港看見闕目推個故事也走出去了止有他兩人對坐愛姐把些風月話兒來勾敬濟敬濟自幼幹慣的道兒怎不省得便涎着臉兒調戲答話原來這韓愛姐從東京來一路兒和他娘已做些道路敬濟對杏菴說如此今見了敬濟也是夙世有緣三生一笑不絲的如此一樣蘊藉語情投意合見無人處就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下作嬌作痴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依舊是一簪作線此書真是一絲不紊敬濟正欲拔時早被愛姐一手按住敬濟頭簪一手拔下簪子來便笑吟吟起身說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兒一頭說一頭走敬濟得不的這一声連忙跟上樓來正是

風來花自舞

春入鳥能言

敬濟跟他上樓便道姐上有甚話說愛姐道奴與你是前世姻緣今朝相遇願借枕席之權共效于飛之樂敬濟道難得姐上見憐只怕此間有人知覺韓愛姐做出許多妖嬈來摸敬濟在懷將尖尖玉手扯下他褲子來兩個情興如火按捺不住愛姐不免解衣仰卧在床上交姤正在一處正是

色膽如天怕甚事

鴛鴦雲雨百年情

敬濟問你叫幾姐那韓愛姐道奴是端午所生就叫五姐六姐死又見造對西門五又名愛姐雲時雲取雨散偃倚共生韓愛姐便將金簪子原插在他頭上又告敬濟說自從三口兒東京來投親不着盤纏缺少太師富貴何在二你有銀子乞借與我父親五兩奴按利納還不可推阻敬濟應允說不打緊姐上開口就兌五兩來兩個

又坐了半日，恐怕人談論，吃了一盃茶。愛姐留吃午飯，敬濟道：「我那邊有事，不吃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愛姐道：「午後奴畧備一盃水酒，官人不要見却，好友來坐。」敬濟在店內吃了午飯，又在街上關散走了一回，撞見昔日晏公廟師兄金宗明，作揖。吾故道乃今人之道也。敬濟既得安飽，復事淫樂，又汙濁今人之道，死斯近矣。故用金道來一照世人，否則試問金宗明作者必欲其至，何謂哉。把前事訴說了一遍。金宗明道：「不知賢弟在守備老爺府中認了親，在大樓開店，有失拜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關中請去廟中坐一坐，說罷，宗明歸去了。敬濟走到店中，陸主管道：「裏邊任的老韓請官人吃酒，沒處尋，正說着，恰好八老又來請，就請二位主管相陪，再無他客。」敬濟就同二主管走到裏邊房內，盃已安排酒席，齊整敬濟上坐，韓道國主位，陸秉義謝三郎打橫，王六兒與愛姐旁邊，愈坐八老往來篩酒下菜，吃過數盃，兩個主管會意，說道：「官人慢坐，小人櫃上看去起身去了。」敬濟平昔酒量不十分，洪飲又見主管去了，開懷與韓道國三口兒吃了數盃，便覺有些醉，將上來，愛姐便問：「今日官人不回家去罷了？」敬濟道：「這咱晚了，回去不得，明日起身去罷。」王六兒韓道國吃了一回，下樓去了。敬濟向袖中取出五兩銀子，遞與愛姐，愛姐到下邊交與王六兒，復上來兩個交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至天晚，愛姐卸下濃粧，留敬濟就在樓上閣兒裏歇了。當下枕畔山盟，衾中海誓，鶯鶯燕語，曲盡綢繆，不能悉記。愛姐在東京蔡太師府中，與瞿管家做妾，曾扶持過老太太也，學會些彈唱，又能識字會寫，種伏可人，敬濟歡喜不勝，就同六姐一般，正可在心上。又照金蓮筆墨，以此與他盤桓。



一夜停眠罷宿免不的。第二日起來得遲約飯時纔起來。王六兒安排些雞子肉圓子，做了個頭腦，與他扶頭兩個吃了幾盃煖酒。少頃，主管來請敬濟，那邊擺飯。敬濟梳洗畢，吃了飯，又來辭愛姐，要回家去。那愛姐不捨，只顧拋淚。寬孽相遇，焉得脫身。敬濟道：「我到家三五日，就來看你。」休煩惱，說畢，伴當跟隨騎馬往城中去。一路上分付小姜兒到家休要說出韓家之事。小姜兒道：「小的知道，不必分付。」敬濟到府中，只推店中買賣忙，算了帳目，不覺天晚歸來，不得歇了一夜。交割與春梅利息，銀兩見一遭，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一封家中又被葛翠屏賄賂，言人忘的外邊歇了一夜，想必在柳陌花街行踏，把我丟在家中，獨自空房，就不思想來家。補此定不可少。一連留住陳敬濟七八日，不放他往河下來。店中只使小姜兒來



問主管討算利息。主管一一封了銀子去。為招何官人作地。韓道國免不得，又交老婆王六兒，又招個別的熟人兒。西門安在。或是商客來屋裡走動吃茶吃酒，這韓道國先前嘗着這個甜頭，靠老婆衣飯肥家。况王六兒年紀雖半風韻，猶存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代，也不斷絕。這樣行業，如今索性大做了。當下見敬濟不來，量酒陳三兒替他勾了一個湖州販絲綢客人，何官人來。何官人自道國未入西門家，先有何官人，因何官人貨方出道國，此時復找入何官人來。請他女兒愛姐，那何官人作敗煞，吾不知其提筆布局之妙，為何如。人年約五十餘歲，手中有子兩絲綢絹貨物，要請愛姐。愛姐一心想着敬濟，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下樓來。急的韓道國安不的，那何官人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描的大大水髮，遊鄧七一雙星眼，眼光如醉。愛姐之眼正抹的鮮紅，嘴唇是家傳衣鉢。

料此婦人一定好風情就留下一兩銀子在屋裡吃酒和王六兒
歇了一夜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間歇了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各
只在樓上不下樓來自此以後那何官人被王六兒搬弄得快活
兩個打得一似火炭般熱反說愛沒三兩日不來與他過夜韓道
國也禁過他許多錢使這韓愛姐兒見敬濟一去十數日不來心
中思想挨一一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年未免告木邊之目田下之
心又是金道舊稿便入老往城中守備府中探聽看見小姜兒情上問他
官人如何不去小姜兒道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曾出門
回來訴與愛姐兒與王六兒商議買了一副鴉蹄兩隻糜鴨兩
尾鮮魚一盒酥餅在樓上磨墨揮筆寫封柬帖使入老送到城中
與敬濟去叮嚀囑付你到城中須索見陳官人親收討回帖來入

老懷內揣着柬帖挑着禮物一路無詞來到城中守備府前坐在
沿街石臺基上只見伴官小姜兒出來看見入老你又來做甚麼
入老與他声喏拉在僻靜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送禮來了還有
話說我在此等候你可通報官人知道小姜隨即轉身進去不
多時只見敬濟搖將出來那時約五月天氣暑熱敬濟穿着紗衣
服頭戴瓦楞帽涼鞋淨襪亦曾回憶雪人老慌忙声喏說道官人
貴體好些韓愛姐使我稍一束帖送禮來了敬濟接了柬帖說五
姐好麼入老道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快在那里多上
夜官人幾時下去走敬濟折開柬帖觀看上面寫着甚言詞

賤妾韓愛姐敬拜謹啓

情郎陳大官人 台下

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怠向蒙期約安倚門疑望不見
降臨昨遣八老探問起居不過而回聞知言志欠安今妾空
懷悵望坐臥悶懣不能頓生兩翼而傍君之左右也君在家
自有嬌妻美愛又豈肯動念于妾猶吐去之果核也受姐與
孝哥得
回結一百回內以此
一向甚皆是復得也茲具腥盤茶盒數事少休問安誠意幸
希笑納情照不宣
外具錦綉鴛鴦香囊一個青絲一縷
少表寸心

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

敬濟看了支帖并香囊香囊裡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上扣着寄
道情郎陳君咏下八字依先摺了藏在袖中府旁側首有個酒店
令小妾兒領八老同店內吃鍾酒等我馬回帖與你分付小妾兒

把禮物收進我房裡去你眼若問只說河下店主人謝家送的禮
物小妾不敢怠慢把四盒禮物放進去了敬濟走到書院房內悄
悄寫了回柬又包了五兩銀子到酒店內問八老吃了酒不曾八
老道多謝主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罷敬濟將銀子并回柬付
與八老說到家多拜上五姐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過三兩日
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銀柬一直去了敬濟回家走入房中葛翠
屏便問是誰家送來禮物敬濟悉言店主人謝胖子打聽我不快
送禮物來問安翠屏亦信其言是兩口兒計議又了鬘金錢兒拏盒
了拏了一隻燒鴨一屋鮮魚半副蹄子送到後邊與春梅吃說是
店主人家送的也不查問此事表過不題一路情事寫來如畫却
是為春梅送弄相遇地
步却說八老到河下天已晚了八門將銀柬都付與愛姐收了折

開銀索燈下觀看土寫着道

愛弟陳敬濟頓首復

愛卿韓五姐粧次向家會問又承厚款亦且雲情雨意任席鐘
愛無時少怠所云期望正欲趨會偶因賤軀不快有失卿之盼
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餚錦囊佳製不勝感激只在二
三日間容當面布外具白金五兩綾帕一方少申遠芹之敬伏
乞是幸是幸

敬濟再拜

愛姐看了見帕上寫着四句詩曰

吳綾帕兒織迴文

題贈濟臺聖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偶借鸞鳳百年情

看畢愛姐把銀子信五兩白金收下了歡喜等候敬濟

下正是得意友交情不是負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為証

碧紗窓下整箋封
知你揮毫經下手

一馬雲鳴香氣濃
相思誰付不言中

九十九

第九十九回

此回乃完陳敬濟一人之案其取禍被殺總是不肯改過故
用以及多之則愛姐乃所以守節也且欲一部內之各色人
等皆改過故又以愛姐結于此且下及千一百回總之作者
著此一書以為好色貪財之病下一大七火文也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竊所陳敬濟

詞曰

白雲山紅葉樹間盡興亡一似朝還暮多少夕陽芳草渡

潮落潮生還送入來去後院公途楊子路九折羊腸曾把

直輪誤記得寒無嘶馬處翠管銀箏夜七歌樓曙不知是
聲是候

是 右調蕪幕遮

話說陳敬濟過了兩日，到第三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春梅生日。後廳整置酒餚，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了一日。次日早晨，敬濟說我一向不會往河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帳，二來就避炎暑，走也便回春梅分付你去坐一乘轎子，少要勞碌。交兩個軍牢抬着轎子，小姜兒跟隨，逕往河下大酒樓店中來。一路無詞，午後時分到了，下轎進入裏面。兩個主管齊來，參見說官人貴體好些。敬濟道：生受二位夥計挂心，他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坐了一回，便起身分付主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算，就轉身到後邊。八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凭欄盼望，揮毫作詩。道：懷忽報陳敬濟來了，連忙輕移蓮步，款感湘裙，走下樓來。母子面上堆下笑來，迎接說道：官人貴人難見面，那陣風兒吹你

到俺這裏。敬濟與母子作了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點茶上來，吃畢茶，愛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敬濟上的樓來，兩個如魚得水，似漆投膠，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愛姐硯台低下，露出一幅花箋，敬濟取來觀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盼你不來，作得一首詩，以消遣悶懷，恐污官人貴目。敬濟念了一遍，上寫着：

倦倚綉床愁懶動，

閒垂錦帳髮鬢低。

玉郎一去無消息，

每日相思十二時。

敬濟看了，極口稱羨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安排酒肴，上樓撥過鏡架，就擺在梳粧桌上。兩個並坐，愛姐篩酒，一盃，雙手遞與敬濟，深道了萬福。說官人一向不來，妾心無時不念，前八老來又多謝。

盤纏舉家感之不盡敬濟接酒在手還了諾說賤疾不安有失期約姐七休怪酒盡也篩一盃敬奉愛姐吃過兩人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來也陪吃了幾盃各取方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几盃敘些闊別話兒良久吃得酒濃時情興如火免不得再把舊情一敘交歡之際無復恩情穿衣起來洗手更酌又飲數盃醉眼朦朧餘興未盡這小郎君一向在家中不快又心在愛姐一回未與渾家行事今日一旦見了情人未肯一次即休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處敬濟魂靈都被他引亂少頃情實復起又幹一度總為死期一引自覺身體困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沒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下也是合當禍起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不王六兒陪他在樓下吃酒韓道國出去街上買菜蔬看品果子來



配酒兩個在下邊行房強行韓道國買將果菜來三人又吃了幾盃約日西時分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劉二吃的酩酊大醉驢開衣衫露出一身紫肉提著拳頭走來酒樓下大叫又是劉二特七與上交遙對作章法採出何蠻子來說的兩個主管見敬濟在樓上睡恐他聽見慌忙走出櫃來向前聲諾說道劉二哥何官人並不曾來這劉二那里依听大拔步擡入後邊韓道國屋裏一手把門簾扯去半邊看見何官人正和王六兒並肩飲酒心中大怒便罵何官人賊狗男女我合你娘今日之官人即昔日之道士一稿敬濟安得不惱那里沒尋你却在這里你在我店中占着兩個粉頭幾遭歇錢不與又場下我兩個月房錢却來這里養老婆那何官人忙出來道老二你休怪我去罷那劉二罵道去一字如聞其聲你這狗畜的不防驥的一拳來正打在何官人面

上登時就青腫起來，那河官人也不顧，逕奪門跑了。劉二將王六兒酒桌一脚登翻，家活都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裏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屋裏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有敬濟故也

被劉二向前一脚踩了個仰八叉，罵道：「我合你淫婦娘。」今日之六兒，即昔日之金寶也。敬濟安得不惱。

你是那裏來的無名小姓，私窺子不來，老爺手里報過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熟，還與我搬去。若搬遲，須吃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兒道：「你是那裏來的，光棍搗子，老娘就沒了親戚見。」敬濟也。

許你便來欺負老娘，要老娘這命做甚麼，一頭撞倒哭起來。劉二罵道：「我把淫婦腸子也腸斷了，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這裏喧亂，兩邊鄰舍并街上過往人，登時圍看，約有許多有知到的，旁邊人說王六兒你新來，不知他是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虞侯的。」



小舅子有名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專一，是打粉頭的班頭，降酒客的領袖。你讓他些兒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人誰敢惹他。王六兒道：「還有大似他的，採這殺才做甚麼。」固自有敬濟在也。

陸秉義見劉二打得兇，和謝胖子做好做友，把他勸的去了。陳敬濟正睡在床上，聽見權下嚷亂，便起來看時，天已日西時分，問那裏嚷亂。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裏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如此這般告訴說，那裏走來一個殺才搗子，譚名喚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說是咱府里管事張虞侯小舅子，因尋酒客無事，把我踢打罵我，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聲大哭，起來敬濟就叫上兩個主管去問。問者非不信六兒，蓋欲問明劉二也。

兩個主管隱瞞不住，只得說是府中張虞侯小舅子劉二來，這里尋何官人討。

房錢見他在屋裏吃酒不繇分說把簾子扯下半邊來打了何官人一拳，謊的何官人跑了。又和老韓娘子兩個相罵，踢了一交，烘的滿街人看。敬濟听了，便曉得是前番做道士被他打的劉二了。所以必問 欲要聲張，又恐劉二潑皮行兇，一時闔他不過。恐出前 二主管又見天色晚了，因問劉二那厮如今在那里。主管道：被小人勸他回去了。敬濟安撫王六兒道：你母子放心有我哩，不放心你母子只請住着我家去，自有處置。主管算了利錢銀兩，遞與他打發起身，上轎伴當跟隨，剛趕進城來，天已昏黑，心中好惱。到家見了春梅，交了利息銀兩，歸入房中，一宿無話。到次日，心已念七，要告春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七尋張勝那厮幾件破綻，亦發叫我姐七對老爺說，斷送了他性命。不如此則耐這厮幾次在我

身上欺心，敢說我是他尋得來，知我根本出身量是我禁不得。正是：

冤仇還報當如此

機會遭逢莫遠高

踏破缺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一日敬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母子，說外日吃驚，又問陸主管道：劉二那厮可曾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去了，再不曾來。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愛姐道：也沒會來。這敬濟吃了飯，算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樓上，兩個敘了，回哀腸之話，幹訖了一度出來，因閑中叫過量酒，陳三見近前如此，這般打聽府中張勝和劉二幾庄破綻，這陳三見于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的雪娥在酒家店做表子。所以必寫雪娥為姐，接張勝等事，蓋總為死敬濟故耳。

劉二又怎的各處集窩，加三討利，舉放私債，逼着老爺名壞事。這敬濟聽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三兩盤纏，和主管算了帳目，包了利息銀兩，作別騎頭口來家，閑話休題。一向懷意在心。一者也是冤家相湊，二來合當禍起。不料東京朝中，徽宗太子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声息十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往北國講和，情願每年輪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爲靖康元年，宣帝號爲欽宗皇帝。在位徽宗自稱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陞了李綱爲兵部尙書，分部諸路人，黑利師道爲大將，總督內外軍務。一日降了一道勅書來濟南府，陞周守備爲山東都統，制提調人馬一萬，前往東昌府，駐扎會同巡撫都御更張叔夜防守地方。四當金兵守備領了



勅書不敢怠慢，一面叫過張勝、李安兩個虞候，近前分付。先押兩車箱，駢行李細軟器物家去。原來在濟南做了一年官，也撰得巨萬金銀，都裝在行李駢箱內，委托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晝夜巡風仔細，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身。二人當日領了鈞旨，打點車輛，起身先行。一路無詞，有日到於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內外巡風。先放此不在話下。却說陳敬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守備陞了山東統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來家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住去了，他獨自個在西書房寢歇。春梅驀進房中，他看見無了髮，跟隨兩個就解衣在房內雲雨，做一處不防。張勝搖着鈴巡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聽見書房內彷彿有婦

人笑語之聲，就把鈴聲按住，慢走來窗下竊聽。原來春梅在裏面與敬濟交婚，聽得敬濟告訴春梅說：「耐張勝那厮好生欺壓於我，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幾次在下人前敗壞我。昨日見我在河下開酒店，一徑使小舅子坐地虎劉二來打我的酒店，把酒客都打散了。」專一倚逞他在姐夫座下，在那里開窠窩放私債，又搥雪娥隱占在外姦宿。只此一語使春梅固住手，不得也。只瞞了姐一人眼目。我幾次含忍不敢告姐，說起姐夫來家若不早說，知往後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聽了，說道：「這厮恁般無禮，雪娥那賤人我賣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敬濟道他非是欺壓我就是欺壓姐？」一般春梅道：「等他爺來家交他定結果了。」這厮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兩個只管在內說，却不知張勝



恁外聽得明明白白，口中不言，心內暗道：「此時教他算計我不如我先算計了他罷。」一面撇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內，取了把解腕鋼刀，說時遲，那時快，在石上磨了兩磨。便捷之甚。走入書院中來，不想天假其便，還是春梅不該死於他手。若便結果春梅後文愛姐諸人總難收煞矣。忽被後邊小丫鬢蘭花兒慌忙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內金哥兒忽然風搖倒了，快請奶子看去。」說着，春梅兩步做一步走，奔入後房中看孩兒去了。剛進去了，那張勝提着刀子，逕奔到書房內，不見春梅，只見敬濟睡在被窩內，見他進來，叫道：「呵呀！你來做甚麼？」張勝怒道：「我來殺你。」四字妙答天下未得你來，不是反了恩將仇報，常言黑頭虫兒不可救，七之就要吃人肉，休走吃我一刀子。今年今日是你死忌，那敬濟光赤條身子。

沒處躲只攔着破吃他拉披過一邊寫得活現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

來扎着軟肋鮮血就邈出來寫得活現比金蓮受刀何如這張勝見他掙扎復

又一刀去攘着脛上動躡不得了一面探着頭髮把頭割下來

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可憐敬濟青春不上三

九死于非命張勝提刀遶屋裏床首後尋春梅不見大拔步逕望

後廳走所以先捕到儀門首只見李安背着牌鈴在那里巡風巡風必云

張李一見張勝兇神也似提着刀跑進來便問那里去張勝不答

二人只顧走被李安攔住張勝就向李安戳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我

叔七有名山東夜叉李貴我的本事不用借寫玉樓時已伏此人

李安而在真定聚強早飛起右脚只聽忒楞的一聲把手中刀子

之可貴可安之理也可知其用意處不在踢落一邊張勝急了兩個就揪採在一處被李安一個潑脚跌番

在地解下腰間纏帶登時挪了響的後廳春梅知道說張勝持刀

入內小的拿住了那春梅方救得金哥甦醒聽言大驚失色走到

書院內見敬濟已被殺死在房中一地鮮血長流不覺放声大哭

一面差人報知渾家葛翠屏慌奔來家看見敬濟殺死哭倒在地

不省人事寫翠屏正興被春梅扶叫甦省過來拖過屍首買棺材

裝殮把張勝墩鎖在監內單等統制來家處治這件事那消數日

只見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問完各路兵馬張巡撫

又早先往東昌府那里等候取齊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敬濟一

節說了李安將兇器放在面前跪稟前事統制大怒坐在廳上提

出張勝也不問長短是文字閃避處喝令軍牢五棍一換打一百棍登時

打死隨馬上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拏坐地虎劉二鎖解前來孫



雪娥見擊了劉二，恐怕擊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結雪娥夫敬濟已死，要雪娥何益哉？蒞終因旗牌擊劉二到府中，統制也分付打一百棍。當日打死，烘動了清河縣，大鬧了臨清州。正是平生作惡欺天，今日上蒼報應，有詩為証。

為人切莫用欺心，

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還作惡無報應，

天下兇徒人食人。

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分付李安將馬頭大酒店還

歸本主。如此結酒店寫得可畏之甚。把本錢收算來家，分付春梅在家與敬濟

修齋做七，打發城外永福寺葬埋。惟敬濟金蓮直人，永福寓意甚深。留李安周義

看家，把周志周仁帶去軍門答應。春梅晚夕與孫二娘置酒送餞，

不覺簇地兩行淚下，說相公此去未知幾時回還。出戰之間，須要

仔細，番兵猖獗不可輕敵。統制道：你每自在家清心寡慾，好生看

守孩兒，不必憂念。我既受朝廷爵祿，盡忠報國，至於吉凶存亡，付

之天也。不謂此書并囑付畢，過了一宿，次日軍馬都在城外屯集，

等候統制起程。一路無詞，有日到了東昌府下，統制差一面令字

藍旗打報進城，巡撫張叔夜聽見周統制人馬來到，與東昌府知

府達大道出衙迎接，至公廳敘禮坐下。商議軍情，打听消息，緊慢

駐馬一夜。次日人馬早行，往關上防守去了。不在話下，却表韓愛

姐母子在謝家酒店中，聽見敬濟已死，愛姐晝夜只是哭泣，茶飯

都不吃，一心只要往城內統制府中見敬濟屍首。一見死也甘心，

此等艾火可多。金蓮對父母旁人百般勸解，不從。韓道國無法可

處，使人老往統制府中，打听敬濟靈柩已出了殯，埋在城外永福



寺內這八老走來回了話，愛姐一心只要到他墳上燒帛哭一場，也是和他相交一場，做父母的只得依他，催了一乘轎子到永福寺中，問長老葬于何處。長老令沙彌引到寺後新墳堆，便是這韓愛姐下了轎子，到墳前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叫声親郎，我的哥，是敬齊哭奴是指望和你同偕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声大哭，金蓮一樣奴是指望和你同偕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声大哭，此等艾火可氣金蓮恍惚的昏暈倒了，頭撞于地下，就死過去了。靈薛靈瓶兒燒靈等病慌了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叫姐，叫不應，越發慌了，不想那日正是葬的三日，春梅與馮家葛翠屏坐着兩乘轎子，伴當跟隨，抬三牲祭物來，與他煖墓燒帛，看見一個年小的婦人，穿着編素頭戴孝髻，哭倒在地，一個男子漢和一中年婦人，攙抱他扶起來，又倒了，寫哭如不省人事，吃了一驚，因問那男子漢，是那裏的，這



韓道國夫婦向前施禮，把從前已往話告訴了一遍，這個是我女孩子，見韓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國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說了一遍，女孩兒會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不料死了，他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燒帛錢，不想到這裏，又哭倒了，當下兩個救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纔甦省，尚哽咽哭不出聲來，痛哭了一場，起來與春梅翠屏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山盟，言海誓，情深意厚，實指望和他同偕到老，此等可火一部淫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死了，撇得奴四肺着地，婦淫聲等病他在日會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奴願做小，倘不信，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上面寫詩四句，春梅

同葛翠屏看了詩云

吳綾帕兒織迴文

洒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永諧鸞鳳昔年情

愛姐道奴也有個小兒鴛鴦錦囊與他佩帶在身那上面都扣綉
 着並頭蓮每朵蓮花片兒一個字兒寄與情郎陳君膝下此等艾
 一部送物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個香囊翠屏道在底襖子
 事等病上忙着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當下祭畢讓他母子到寺中擺
 茶飯勸他吃了些王六兒見天色將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顧不思
 動身一面跪着春梅葛翠屏哭說奴情愿不歸父母同姐七守孝
 寡若明日死傍他魂靈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說是他妻小說着
 那淚如湧泉此等艾火可多一部翠屏只顧不言語春梅便說我
 淫婦奈九綱常等病



的姐七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却不要了你好時光愛姐便道奶
 七說那里話奴既為他雖割目斷鼻也當守節誓不再配他人此
 艾火可多一切奸夫淫婦
 乱臣賊子盜殺邪淫等病囑付他父母你老公婆回去罷此等艾
 火可多痴愚等病我跟奶七和姐七府中去也那王六兒眼中垂淚哭道
 我承望你養活俺兩口兒到老總從虎穴龍潭中奪得你來今日
 倒閃賺了我那愛姐口裏只說我不去了你就留下我到家也尋
 了無常那韓道國因見女孩兒堅意不去和王六兒大哭一場洒
 淚而別回上臨清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坐轎子往府
 里來那王六兒一路上悲七切七只是捨不的他女兒哭了一場
 又一場又為湖州
 愛河作因那韓道國又怕天色晚了顧上兩疋頭口望前
 趕路正是

馬遲心急路途窮

身似浮萍類轉蓬

只有都門樓上月

照人離恨各西東

九十九回終

第一百回

此回爲萬壑歸源之海也。看他偏有開筆，將王六兒安放湖州。然後接一李安噫，何以寫李安哉。蓋作者雙結春梅玉樓，見春梅雖風光占盡，却不如玉樓之淡薄。于真定之中而依理爲安也。看他以飛天夜叉李貴，隨李衙內之旁，而李安拿張勝，自云李貴是其叔，而今乃避春梅以往投之。凡三用筆而可知也。夫幸而處亂世之中，不爲市井所污，一旦明心見理，得安于真定之天，以遠此趨炎之請，則惟于理爲依，是我之所安也。故玉樓爲杏之名，家于真定，不趨嚴州，而李安又往投之也。一篇淫慾之書，不知却句句是性理之談。真正道書也。世人自見爲淫慾耳，今經予批後，再看便不是真正道。

學不喜看之也。淫書云乎哉。

夫賣玉簪。不求名也。甘受進門之辱。能耐時也。抱恙含酸。能知几也。以李為歸。依于里也。不住嚴州。不趨炎也。家于真定。見道的。而堅立不移。城裏強縣裡。強恕而行。無敢怠也。義恤貧兒。處可樂道。好禮。出能乘時為治。施善義。以拯民命于水火也。以搗兒孝哥結者。孝弟乃為仁之本也。幻化孝哥。永錫爾類也。凡此者。否也。幸也。幸我道全德立。且荷全性命於亂世之中也。以視奸淫世界。吾且日容與于奸夫淫婦之旁。爾焉能浼我哉。呼此作者之深意也。誰謂金瓶一書。不可作理書觀哉。吾故曰。玉樓者。作者以之自喻者也。

春梅死于周義。亦有說也。夫周者。舟也。周秀者。舟中遺真也。



因春梅而遺真也。周仁舟人也。周忠周中也。惟周義乃一義渡之舟。凡人可上。隨處可留。喻春梅之狼籍不堪。以至于死也。且喻美舟隨流而去。無所抵止。以喻一部中之人。紛紜紆于苦海波中。愛河岸畔。不知回頭。留住畫舫。以作寶筏。止知於乎中流。隨其所止。以沉沒而後已。故普靜座前。必用周義之魂。往生為高。留住兒。但願世人。一豈留住。以登彼岸。不枉了作者。于愛河岸邊。搗此一百回鬼。也是故。以愛姐遇二搗鬼。同往湖州。何官人家。見王六兒守節者。自言作金瓶梅之意。千古痴人。誰能為作者。一驗其筆花也哉。

一部炎涼奸淫文字。乃結以解冤一篇。言動念便是財色財色。便有冤家也。

官哥之孽報同孝哥之幻化。見官多有孽。孝可通神也。

一百胡珠。結入雲。指揮夢裡。見我之雲中。指示人夢。在此一百回書而人之讀我一百回書。乃如在雲中夢中。未必能知我之苦心也。

以玳安養月娘。又言危殆而富求安也。

月入雲中。萬事空矣。宜乎俱入空色之悟。

西門復變孝哥。孝哥復化西門。總言此身虛假。惟天性不變。其所以爲天性至命者。孝而已矣。嗚呼。結至孝字至矣哉。大矣哉。凡有小說。復敢之與爭衡也乎。故周貧磨鏡一回。乃是天地同一孝思。而共照于民胞物與之內也。

春梅嫁周秀。是欲人以載花船。作寶筏也。色字大點。醒處一

玉皇廟發源。言人之善惡。皆從心出。永福寺收煞。言生我之門。死我戶也。

韓愛姐抱月琴。方知玉樓會月琴。與翡翠軒葡萄架彈月琴之妙。蓋一線全穿。玉樓是本能動歲月者。愛姐是沒奈何改過者。瓶兒金蓮是不能向上。又不知改過者也。又一部書。皆是阮郎之淚。然則抱阮當痛絕千古。而著此書歟。第一回弟兄哥嫂。以弟字起。一百回幻化孝哥。以孝字結。始悟此書一部。奸淫情事。俱是孝子悌弟。窮途之淚。夫以孝弟起。結之書。謂之曰淫書。此人真是不孝弟。噫。今而後三復斯義。方便作者。以前千百年。以後千百年。諸爲人子弟者。之作者。爲孝弟說法。于濁世也。



第一百回

韓愛姐路遇二搗鬼

普靜師幻化孝哥兒

詩曰

舊日豪華事已空

銀屏金屋夢魂中

黃盧晚日空殘壘

碧草寒烟鎖故宮

隧道魚燈油欲盡

粧臺寫鏡匣長封

憑誰話盡興亡事

一袖閒雲兩袖風

話說韓道國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女兒道不得個坐吃山崩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勾來續上那何官人見地方中沒了劉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和韓道國商議你女兒愛姐只是在府中守孝不出來了等致賣盡貨物討了賒帳



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罷省得在此做這般道路韓道國說官人下顧可知好哩一日賣盡了貨物討上賒帳顧了船同王六兒跟往湖州去了不題却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兩個持貞守節姊妹稱呼甚是合當白日裏與春梅做伴兒在一處那時金哥兒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玉姐年長十歲相伴兩個孩子便沒甚事做誰知自從陳敵濟死後守備又出征去了這春梅每日珍饈百味綾錦衣衫頭上黃的金白的銀圓的珠光照的無般不有只是晚夕難禁獨眠孤枕慾火燒心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只因打殺張勝巡風早晚十分小心一日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內上宿忽聽有人敲後門忙問道是誰只聞叫道你開門則備李安連忙開了房門却見一個人搶入來閃身在燈光背後李安看時却

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咱晚來有甚事。金匱道不是
我私來裏邊奶上差出我來的。李安道奶上教你來怎麼。金匱笑
道你好不理會得看。你睡了不會叫我。把一件物事來與你。向背
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內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
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輛。又救得奶上一命。不然也吃張勝那
厮殺了。說畢。留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
的。又取出一錠五十兩大元寶來。撇了。李安自去了。當夜躊躇不
決。次早起來。逕穿衣服到家。與他母親。孝子行。做娘的問道。這東
西是那裏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孝子心。做母的听言叫苦。
實母声口方當初張勝幹壞事一百棍打死他今日把東西與你
成個做娘的却是甚麼意思。我今六十以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爹。滿眼只看

着你。哀哀之音與磨鏡文中打若果是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早便
不要去了。賢母声日真是李安道。我不去。他使人來叫。如何答
應。婆上說。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惹老爺

不見。恁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上。山東夜叉李貴那里住
上幾個月。或再看事故。何如。必欲使李安往依李貴一片天理這

李安終是個孝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話。收拾行李。往青州府投
他叔上。李貴去了。真是神龍踪跡春梅以此見李安不來。三回五

次。使小件當來叫。婆婆初時答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經
說往原籍家中討盤纏去了。這春梅終是惱恨在心。不題。時光迅

速。日月如梭。又早臘盡陽回。正月初旬。大氣統制領兵一萬一千
在東昌府屯住。已久。使家人周忠。稍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娘

并金哥玉姐家小上車止留下周忠東庄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
慮上為二指鬼生色方為孝原來統制還有個族弟周宣在庄上
即寫弟作者真有餘病在心住周忠在府中與周宣為翠屏韓愛姐看守宅子周仁與眾軍
保定車輛往東昌府來此一去不為身名離故土爭知此去少回
程有詞一篇單道周統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當此之時中原蕩
掃志欲吞併但見

四方盜起如屯蜂

狼烟烈焰薰天紅

將軍一怒天下安

跳梁掃蕩盡從風

○上○世○孝○弟○此○即○公事忘私愿已久

按○中○世○與○弟○此○片此身許國不知有

金戈抑日酬戰征

麒麟圖盡功為首

鴈門關外秋風烈

鐵衣披張臥寒月

汗馬卒勤二十年

贏得班七鬢如雪

天子明見萬里外

幾番勞動來旌書

刑懸金印大如斗

無負堂堂七尺軀

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輛到於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金哥玉
姐眾了鬚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在統制府衙後廳
居住周仁悉把東庄上請了二爺來宅內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
宅舍說了一遍周統制又問怎的平安不見春梅道及題甚李安
那斯我因他捉獲了張勝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媳穿他到
晚夕巡風進入後廳把他二爺東庄上收的子粒銀一包五十兩
放在明間桌上偷的去了幾番便伴當叫他只是推病不來落後
又使叫去他躲的上青州原籍家去了統制便道這厮我倒看他



原來這等無恩等我慢也。差人拿他去。如此結李安真，是神龍出沒。這春梅也
不題起韓愛姐之事，過了幾日，春梅見統制日逐理論軍情，幹朝
廷國務，焦心勞思，日中尚未暇食，至於房幃色慾之事，久不沾身。
因見老家人周忠次子周義，野度無人，忽逢義舟，自是沉溺之數矣。年十九歲生的，
眉清目秀，眉來眼去，兩個暗地私通，就拘搭了。朝朝暮暮，兩個在
房中下棋飲酒，只瞞過統制一人，不知一日，不想北國大金皇帝
成了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甲兵，分兩路寇亂中
原。大元帥粘沒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太原府，并逕道來搶東京。
副帥幹離不繇，擅州來搶高陽關，邊兵抵擋不住，慌了。兵部尚書
李綱、大將种師道，星夜火牌羽書，分調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
陝西分六路統制人馬，各依要地防守截殺。那時陝西劉廷慶領

延綏之兵、關東王稟領分絳之兵、河北王煥領魏博之兵、河南辛
與宗領彰德之兵、山西楊惟忠領澤潞之兵、山東周秀領青兗之
兵。六路易得一，時洄湧之甚。却說周統制見大勢甲兵來搶邊界，兵部羽書火
牌星火來連忙整率人馬，全裝披挂，兼遣進兵比及哨馬到高陽
關上，金國幹離不的人馬已搶進關來，殺死人馬無數。正值五月
初旬，黃沙四起，大風迷目，統制提兵進駐，不防被幹離不兜馬反
攻，沒歇一箭，正射中咽喉，墮馬而死。眾將就用鈎索搭去，被這
邊將士向前，儘搶屍首，馬載而還，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
且陣亡，亡年四十七歲。與西門死，正是忘家為國，忠良將不辨賢。
愚血染沙，古人意不盡，作詩一首，以嘆之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

安危端自命為之

出師未捷身先喪

落日江流不勝悲

巡撫張叔夜見統制汲千陣上運忙鳴金收軍查點被傷士卒退
守東昌星夜奏朝廷不在話下部下士卒載屍首還到東昌府春
梅合家大小號哭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了兵符印信又一段一
日看梅與家人周仁發喪載靈柩歸清河縣不題語分兩頭單表
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梅去後兩個在家清茶淡飯守節持貞
過其日月正值春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針指困倦姊妹二
人閑中徐步到西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觸景傷情
葛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陳敬濟凡事無情無緒
睹物傷悲不覺潸然淚下姊妹二人正在悲懷之際只見二爺周
宣走來勸道你姊妹兩個少要煩惱須索解嘆我連日做得夢有

些不吉夢見一張弓挂在旗竿上旗竿折了不知是凶是吉必用

夢又映二爺韓愛姐道倒只怕老爺邊上有些說話正在猶疑之間忽

見家人周仁挂着一身孝慌七張七走來報道禍事老爺如此這

般五月初七日在邊關上陣亡了大奶七二奶七家眷載着靈車

都來了慌了二爺周宣別人不知收拾打掃前廳乾淨停放靈柩擺

下祭祀合家大小哀號起來一面做齋異七僧道念經金哥玉姐

披麻帶孝弔客往來擇日出殯安葬於祖塋俱不必細說話說二

爺周宣引首六歲金哥兒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葬替祖職朝

廷明降兵部覆題引奏已故統制周秀奮身報國沒於王事忠勇

可喜比西門遣官鬼哭一壇墓頂追封都督之職伊子照例優養

出幼襲替祖職這春梅在內頤養之餘淫情愈盛常留周義在香



閣中鎮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慾無度生出骨蒸癆病症逐日吃藥減了飲食消了精神體瘦如柴而貪淫不已一日過了他生辰到六月伏暑天氣早晨晏起不料他攬着周義在床上泄之後鼻口皆出冷氣淫津流下一窪口就嗚呼哀哉死在周義身上亡年二十九歲結春梅必使春梅如此死者蓋欲與西門負盜喪命一對作章法也這周義見沒了氣兒就慌了手足向箱內抵盜了些金銀細軟帶在身邊逃走在外了長養娘不敢隱匿報與二爺周宣得知把老家人周忠鎖了扣着抓尋周義可妻作怪正走在城外他始娘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已知其情悲揚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可襲職掣到前廳不辭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着一面發喪於祖塋與統制合是靈房中兩個長養娘并海棠月桂都打發各尋投



向嫁人去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再三勸他不肯前去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擄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哭百姓有倒懸之苦大勢用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鬼哭神號父子不相顧有月娘葛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又去一合翠屏只合如此結前興各逃生命止丟下韓愛姐無處依倚不免收拾行裝穿着隨身慘淡衣衫出離了清河縣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也也關閉主人也走了不想撞見陳三兒二兒說你父母去年就同了何官人往江南湖州去了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唱小詞曲所以云玉樓抱阮來愛姐抱阮去于里金針途往前孤尋父母隨路飢食渴飲夜住曉行忙忙如喪家之犬急

急似漏網之魚，弓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徐州地方。天色晚來，投在孤村裏面一個婆子，年紀七旬之上，正在灶上杵米造飯。這韓愛姐便向前道：「萬福，善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為荒亂，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借婆子這裏投宿一宵，明早就行。房金不少，那婆子看這女子不是貧難人家，婢女生的舉止典雅，容貌非俗，因說道：『既是投宿，娘子請炕上坐，等老身造飯。』有幾個挑河夫子來吃，那老婆子炕上柴灶，登時做出一大鍋，裡裡荳子乾飯，又切了兩大盤生菜，撮上一包鹽，一部飲饌，只見幾個漢子都蓬頭精腿，裙褲襁，上黃泥，一部裝飾，體態如此，結進來放下，鏹鏹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婆子道：『你每自去盛吃。』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的一人約四十四五年紀，紫面黃髮，便問婆子：『這



炕上坐的是甚麼人？婆子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尋父母去。天晚在此投宿，那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麼？』愛姐道：『奴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姐，你不是我姪女韓愛姐麼？』那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韓二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此又真正冷遇也，讀者試思比殺狗記何如？因問你爹娘在那裏，你在東京如何至此？這韓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裡，丈夫沒了，愛姐反是如此，正其名義，所以云為艾火也。就守寡到如今，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我尋去，荒亂中又沒人帶去，胡亂單身，唱詞覓些衣食前去，不想在這裏撞見叔。真比父母遠親也。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沒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這裏挑河做夫子，每日覓碗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



道若是叔也同去，可知好哩。當下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吧了一口，見粗飯不能咽，只呷了半碗就不吃了。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天明，眾夫子都去了。韓三交納了婆七房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所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弓鞋又小，身邊帶着些細軟，釵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淮安上船，迤里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抵尋到湖州何官人家，尋着父母相會。見了今日愛河二字已成，一片須細思其在愛河中搗鬼胡謝均屬寓言，不想何官人已死，欲多好淫之病也，故必至湖州字意又可思。家中又沒妻小，止是王六兒一人，丟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不上一二年，韓道國也死了。王六兒原與韓三舊有揸兒，就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州有官家子弟見韓愛姐生的聰明標致，都來求親。韓三再三叫他嫁人，愛姐割髮毀目出家，為尼姑，誓不再

醜他人又能多病，故用之針灸好大淫。後年至三十一歲，以病而終。正是

貞骨未歸三尺土，怨魂先徹九重天。

後韓二與王六兒成其夫婦，請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話下。却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七到清河縣地方，只見官吏逃亡，城門盡閉，人民逃竄，又子流亡，但見烟塵四野，日蔽黃沙，封水長蛇，互相吞噬，龍爭虎鬪，各自爭強。一篇戰場文，却是十兄弟金瓶梅以及眾夥計等類人卷，情天也。皂幟紅旗，布滿郊野，男啼女哭，萬口驚惶，強軍猛將，一似蟻聚蜂屯，短劍長鎗，好似森林密竹。一處七死屍朽骨橫，三豎四一攢攢，折刀斷劍，七斷八截，個七携男抱女，家七閉戶關門，十室九空，不顯鄉村城郭，獐奔鼠竄，那存禮樂衣冠。先插數句接，入月娘有勢，正是得多。

少

宮人紅袖泣

王子白衣行

那時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也都閉鎖門戶，亂竄逃去，不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帶在身邊。此非密頭之物，至此不推月娘自是僧尼一流。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玳安、小玉領着十五歲孝哥兒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雲理守。一來避兵，二者與孝哥兒完就親事。一路上只見人人荒亂，個個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衣裳，和吳二舅男女五口，雜在人隊裏，挨出城門，到于郊外，往前奔行，到於空野十字路口。是以前為孝為道之地。只見一個和尚，身披紫褐袈裟，手執九環錫杖，腳敲芒鞋，肩背負着條布袋，內裏裹着經典，大移步迎將來，與月娘打個問訊，高聲大叫道：「吳氏娘子，你到

那里去，還與我徒弟來嚇的月娘大驚失色，說道：「師父，你問我討甚麼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推諉，里夢哩，你會記的十年前，在岱岳東峰被殷天錫，引到我山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法名普靜，你許下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人如何不近道，此等荒亂年程，亂撞逃生，他有此孩兒，久後還要接代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真個不與我去，吳二舅道：「師父，你休閑說，誤了人的去路，後面只怕兵馬來到，朝不保暮，和尚道：「你既不與我徒弟，如今天色已晚，也走不出路去，金人請求，也不到此處，你也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師父是那寺中，那和尚用手只一指道：「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來到永福寺。一部人結穴如草，龍爭入之海也。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遍。

比及來到寺中長老僧眾都走去大半止有幾個禪和尚在後邊
打坐佛前點着六大盞琉璃海燈燒着一爐香已是白色卸山時
分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玳安小玉孝哥兒男女五口兒投宿在
寺中方丈內記法海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娘等吃了那普
靜老師踣跌在禪堂床上敲木魚口中念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
在床上睡吳二舅和玳安做一處着了慌亂辛苦的人都睡着了
止有小玉不會睡熟起來在方丈內打門縫內看那普靜老師父
念經看三念至三更時分只見金風淒淒七斜月朦朧人烟寂靜萬
籟無聲佛前海燈半明不暗這普靜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劫
陣亡橫死者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咒薦拔幽魂解釋
宿冤絕去挂磔各去超生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冤結咒少頃陰

風寒七冷氣颼七有數十輩焦頭爛額蓬頭垢面者或斷手折臂
者或是割腹剜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吊頭枷鎖者都來悟
領禪師經咒列於兩旁禪師便道你等衆生冤七相報不肯解脫
何日是了汝當諦听吾言隨方托化去罷詩曰

勸爾莫結冤	冤深難解結	一日結成冤
千日解不徹	若將冤解冤	如湯去潑雪
若將冤報冤	如狼重見蝎	我見結冤家
盡被冤磨折	我今此歲晦	各把性悟徹
照見本家心	冤愆自然雪	仗此經方深
薦接諸惡業	汝當各托生	再勿將冤結

一部言盜言淫言殺言孽乃忽結以解冤結冤然則作
者固自有沉冤莫伸上及其父母下及其兄弟有千秋



莫解之冤而提筆作此以仇其所仇之人也

當下眾魂都拜謝而去。小玉竊看都不認的，少頃又一大漢生來，身長七尺，形容魁偉，全裝貫甲，胸前閃着一矢箭，自經統制周秀，因與金將對敵，折于陣上。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托生。與沈鎮為次子，名為沈守善去也。安身守善此是作者勸人本意言未已，又一人素體榮身，口稱是清河縣富戶西門慶，不幸溺血而死。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托生富戶沈通為次子，沈越去也。所謂深冤小玉認的是他爹說的不敢言語，生動之甚已而又有一人，提着頭，渾身皆血，自言是陳敬濟，因被張勝所殺。蒙師經功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與王家為子去也。王者亡也，自尋死亡也已下又見一婦人，也提着頭，胸膈皆血，自言奴是武大妻西門慶之妾潘氏是也，不幸被仇人武松所



殺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黎家為女托生去也。黎者犁也，作者已而又有一人身軀矮小，面背青色，自言是武植，因被王婆唆潘氏下藥吃毒而死。蒙師薦拔，今往徐州鄉民范家為男托生去也。
重做水許自是犯手已而又有一婦人，面皮黃瘦，血水淋漓，自言妾身李氏，乃花子虛之妻，西門慶之妾，因害血山崩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袁指揮家托生為女去也。袁者遠也，借此以遠諷人也已而又一男，自言花子虛，不幸被妻氣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鄭千戶家托生為男。鄭者証也，子虛化官爵，西門化孝，哥自是實証，兩回因果之人也已而又見一女人，頭纏腳帶，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宋氏，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朱家為女去也。朱者誅也，不勝其誅之人也已而又一婦人，面黃肌瘦，自稱周統制妻龐氏，春梅因色勞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與巨家為女托



生去也。巨者懼也。因色而死。已而又一男子。裸形披髮。渾身杖痕。欲其懼而知悔也。自言是打死的張勝。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貧民姚家為女去也。姚者遙也。雪娥同是借雪。已而又一女人。年小。項纏腳帶。自言西門慶之女。陳敬濟之妻。西門大姐。是也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與番役鐘貴為女。托生去也。大目與你要飯相爭而死。今欲其再生。改悔以已。而又見一小男子。主特中饋為事。蓋亦勉人舉案齊眉之意。自言周義亦被打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為男。名高留。住兒托生去也。所云一篇留住。便登彼岸。故在言。異各恍然不見。小玉誠的戰慄不已。原來這和尚只是和這些鬼說話。正欲向床

前告訴與月娘。不料月娘睡得正熟。月娘本是夢中人。非夢不足。教濟有夢。周二有夢。今以月娘一夢。結之又一部。繁華富貴。以燈影攝之。以夢境結之。大是礙人痴念處。一靈真性。同吳二舅。眾男女身帶着一百顆胡珠。一柄寶石絲環。胡珠蓋言一。環則又月。前往濟南府。投奔親家雲理守。一路到于濟南府。尋問到雲叅將寨門。通報進去。雲叅將聽見月娘送親來。了一見如故。叙畢禮數。原來新近沒了娘子。央浼鄰舍王婆。七來陪待月娘。此直使王婆人來寫得。在後堂酒飯。甚是豐盛。吳二舅。玳安。身在一報。應分明令人怕甚。處音待因說起避兵就親之事。因把那百顆胡珠。寶石絲環。教與雲理守。權為茶禮。雲理守收了。並不言其就親之事。到晚又教玉婆。一路寫王婆。陪月娘一處歇臥。將言說念月娘。以挑探其意。說雲理守。雖是武官。乃讀書君子。從割衫襟之時。就留心娘子。不期

夫人沒了鰥居至今，今據此山城，雖是官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比是刑生殺在於掌握，娘子若不棄願成仇讎之勸，一雙兩好令所何如。郎亦得諧秦晉之時，等待太平之日，再回家去，不遲。月娘所言，大驚失色，半晌無言。起王婆回報雲理守，次日晚夕，置酒後堂，請月娘吃酒。月娘只知他與孝哥兒完親，連忙來到席前，叙坐。雲理守乃道：「嫂也，不知下官在此，雖是山城，管着許多人馬，有的是財帛，衣服金銀寶物，決少一個三家娘子。下官一向思想娘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裡，與令郎完親，天賜姻緣，一雙兩好，成其夫婦，在此快活過世，有何不可？」月娘听了，心中大怒，罵道：「雲理守，誰知你大皮包着狗骨，我過世丈夫，不會把你輕待。」直結第一回熱結文字，如何一旦出此大馬之言。雲理守笑嘻嘻，後來也有个靠傍一語。

向前把月娘攙住，求告說：「娘子，你自家中如何走來，我這裡做甚，又是十弟兄，自古上門買賣好做，不知怎的一見你，魂靈都被你攝在，身上沒奈何，好友完成了罷。」一面拏過酒來，勸月娘吃。月娘道：「你前邊叫我兄弟來，等我與他說句話。」雲理守笑道：「你兄弟和玳安兒小厮，已被我殺了，即令大皮取那件物事與娘子看。不一時燈光下，血漉漉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誑的月娘面如土色，一面哭倒在地，被雲理守向前抱起，娘子不須煩惱，你兄弟已死，你就與我為妻，我一個總兵官，也不玷辱了你。月娘自思道：「這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我若不從，連我命也喪了，乃回嗔作喜，說道：「你須依我，奴方與你做夫妻。」雲理守道：「不拘甚事，我都依。」

月娘道：「你先與我孩兒完了房，我却與你成婚。」猶是權詐，為月娘真是死而不悔。

雲理守道不打緊，一面叫上雲小姐來和孝哥兒推在一處飲合。盃盃同心結，成其夫婦，然後拉月娘和他雲雨。這月娘却拒阻不肯，被雲理守忿然大怒，罵道：「賤婦，你哄的我與你兒子成了婚姻，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向床頭提劍，隨手而落，血濺數步之遠。此時月娘方受權詐之累，正是三尺利刀着項上，滿胸鮮魚濕模糊。如此大十兄弟，月娘見砍死孝哥兒，不覺大叫一聲，不想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唬的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連道：「懺哉！懺哉！」小玉在旁，便問奶七怎的哭。月娘道：「適間做得一夢，不祥不免告訴小玉一遍。」小玉道：「我倒纔不會睡着，悄也打門，纔見那和尚原來和鬼說了一夜話，剛纔過世俺爹、五娘、六娘和陳姐夫、周守備、孫雪娥，來旺兒媳婦子，大姐都來說話，各四散去了。」如此總結真令月娘道觀者通身病快。



這寺後邊埋着他，每夜靜時分，屈死淹魂如何不來。真令觀者娘兒們說了回話，不覺五更雞叫天明，吳月娘梳洗而兒走到禪堂中，禮佛燒香，只見普靜老師在禪床上高叫：「那吳氏娘子，你如今可省悟得了？」一語喚醒天下人，是作者問天下後世萬萬人非此一吳月娘，便跪下參拜，上告尊師弟子吳氏肉眼凡胎，不知師父是一尊古佛，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一部揚鬼，老師道：「既已省悟，也不消前去，你就去也無過，只是如此。」捧喝言只是如此，做倒沒的喪了五口兒性命，你這兒子有分有緣，遇着我都是你平白一點善根所種，不然定然難免骨肉分離。當初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此子轉身托化你家，本要蕩散其財，本傾覆其產業，臨死還當身首異處，今我度脫了他去，做了徒弟，常言一子出

家九祖升天，你那夫主冤愆解釋，亦得超生去了。你不信，跟我來與你看一看。于是轉步來到方丈內，只見孝哥兒還睡在床上。老師將手中禪杖向他頭上只一點，教月娘眾人看，忽然翻過身來，却是西門慶項帶沉枷腰繫鐵索。孽魂一現，方知前此之非。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床上。信孽子回頭，即是孝哥也。月娘見了，不覺放聲大哭。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托生。回照子虛化官哥直，令觀者滿身痛快。良久孝哥兒醒了，二字真是救世婆心，安得天下為人子者皆有醒了之日哉。月娘問他如今跟了師師父出家，在佛前與他剃頭摩頂受記，可憐月娘扯住慟哭了一場。乾生受養了他一場，此又是作者千秋苦志，若能伸其孝子親而深上壽也。作此書之意也，所以必做磨鏡李安以及孝哥幻化等意，總為此一句不快于心也。到十五歲皆望承家嗣業，不想被這老師幻化去了。吳二舅小玉玳安亦悲不勝，當下這普靜老師領定



孝哥兒起了他一個法名喚做明悟，酒色財氣不淨，不能明，不孝作辭，月娘而去。臨行分付月娘，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如今不久金兵退去，南北分為兩朝，中原已有個皇帝，多不上十日，兵戈退散，地方寧靜了。你每還回家去，安心度日。月娘便道：師父，你度化了孩兒去了，甚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不覺扯住放聲大哭起來。又是一部言孝言弟，哀哀餘音，令人不能終讀也。老師便道：娘子休哭，那邊又有一位老師來了，哄的眾人扭頭回頭，當下化陣清風不見了。正是

三降塵寰人不識

倏然飛過便超昇

不說普靜老師幻化孝哥兒去了，且說吳月娘與吳二舅眾人在永福寺住了十日光景。永福寺真是衆水歸源之所，與玉皇廟對鳴乎，誰能不死于此戶也哉。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稱帝，置文武百官，徽宗欽宗兩君北

去康王泥馬渡江在建康即位是為高宗皇帝拜宗澤為大將復取山東河北分為兩朝天下太平人民復業後月娘歸家開了門戶家產器物都不曾疎失後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門安承受家業人稱呼為西門小員外結轉玳安夫玳安者大友也冤解孽散直至此時西門方得大安也如此一大結其如何養活月娘到老壽年七十歲善終而亡此皆平日好善看經之報有詩為証

閱閣遺書思惘然

誰知天道有循環

西門豪橫難存嗣

敬濟顛狂定被戮

樓月善良終有壽

瓶梅淫佚早歸泉

可怪金蓮遭惡報

遺臭千年作話傳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in seal script, possib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located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